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一目錄

內編

剛方後

往行後

張 嶺

劉天和

吳廷舉

寇天敘 二則

艾 璞

雍 泰

牟 斌

曹 鳳

蔣 瑤

王 華

張敷華

張邦奇

牛 鳳

崔 銑

周 臣

李東陽

陳 壽

韓邦靖

吳 鼎

張 璿

毛 憲

汪應軫

胡東臯

羅 循

朱光霽

何景明

董 怡

楊茂元

李 翰

周 金

邢 寰

唐 龍

劉文煥

張深

劉佐

王以旂

葉信

劉淑湘

黨以平

謝汝儀

崔桐

張欽

林希元

柴經

浦欽

毛澄

朱裳

鄭璠

徐灝

郁山

歐陽鐸

施儒

王之垣

韓汝節

邵銳

倪宗嶽

屈直

張滂

桂萼

霍韜

聞淵

閻溥

高叔嗣

陳褒

江潮

林俊

劉陽

陸粲

鄭世威

陳九疇

朱衡

龍遂

陳堯

王儀

吳達

唐侃

全元立

陸杰

張澤

高儀

鄭曉

馮岳

劉自強

蘇志仁

皇甫濂

石茂華

汪文輝

史朝賓

徐棧

舒化

陳柏

郭應聘

吳文華

賀朝用

程金

鄔景和

徐學謨

二則

吳山

龔起鳳

王世懋

王世貞

二則

胡執禮

萬士和

郭文通

陳有年

劉壽嶠

陳鳳梧

徐階

吳顯

林騰蛟

陶承學

李默

沈鍊

周武

顧應祥

吳悌

王鑾

雷禮

李淑

王邦瑞

江珍

王煥

李元陽

張任

海瑞

趙三聘

孫植

二周

耿定力

許宗魯

魏學曾

王祖嫡

王錫爵

劉光濟

李遷

陳以勤

周子義

馬自強

管志道

顏鯨

張夢鯉

張占

潘士藻

周孔教

薛夢雷

李蔭

王士魁

陶大年

趙用賢

劉應節

楊俊民

晉應槐

周季鳳

馬卿

陳儒

文森

李紹賢

黃元恭

項喬

張繼孟

閻仲寶

龐津

楊逢春

郭桂

孫璽

范瑛

曾仲魁

余瓚

程廷策

劉重威

張賢

鄭舜臣

劉源清

沈璧

張時宜

黃勳

戴嘏

張建節

崔建

尹端

張翼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一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剛方後

往行後

張嶺字時峻號楓丘蕭山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爲南京刑部郎中正德初劉瑾擅權適隆平侯張□祐卒無嗣弟姪爭襲奏行該司勘問賂瑾囑公公不可奪乃矯制取入刑曹陞興化知府瑾又以異香下諸郡責賄公不報郡人戴大賓者弱冠及第瑾欲以姪女奪其舊聘囑公主之公復不應瑾怒甚遂抵隆平侯事落職當元旦祝聖畢卽微服東歸杜門謝客瑾伏誅起守南雄清操益勵甫一年陞江西參政去之日行李蕭然老稚泣送不忍捨立祠於庾嶺祀之時宸濠潛蓄異謀賄結中外諸臣陰使黨人王泰郭宇道意公正色拒之適藩災乘輿劾公賄權豎張雄輩謀罷公賴當道持之竟爲奏釋時當述職

廷論公賢能宜加旌異復拜綵段羊酒之賜亦曠恩也還本司布政使時濠欲拓府居以擬大內公拒之濠爲掣肘因斥曰病風子乃戒其下慎勿干擾承奉劉吉饋以四果啓視之則棗梨薑瓜也公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耳臣子受命於君行止非人所能一時縉紳咸以鐵漢稱之濠忌終於妨己賂擢爲南京光祿寺卿

劉天和字春和麻城人歷官兵部尙書謚莊襄初登第時與海內知名士結志實修無世俗華標態時逆瑾用事奇天和貌偉且偵知爲同姓使人招之復啗以華秩天和竟不往已授南京禮部主事瑾誅改監察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寘其弟鵬於錦衣相表裏爲奸及公當出鵬候邸中甚口有脅爲堂請一日歡公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榜廖堂不法於衢飭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爲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公亦異其貌悔稍寬之而謗書陰上矣會公監鄉試所得才士人盛於他時其程文爲諸省甲甫畢而堂之弟鵬素奴事幸臣寧從中道地堂謗書以其校卒稱詔逮公既就繫堂使所

親信惘喝校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公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爲枳得不發壯者至拊挺行求堂欲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臂臂爲盟護公所過傳舍必遇視食必先嘗堂前祕遣尾公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公之下獄也幸臣寧入鵬喉考擬公罪不得遂長繫於是給事中御史俱有言赦出爲金壇丞亡何進爲其令堂之華公也校卒挾重書一旦以琅璫至豺虎交跡卽不道途死且獄死耳公怡然以事付藩臬卽就道無慘容

吳公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己字民時都御史屠瀟召見公甚溫公請所事瀟曰順德有大鑑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遂辭出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卽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器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己能者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皆計斤兩公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夫羣泣訴其亡私盜狀御史大慙釋之瀟歷

陞左都御史爲吏部尙書時公爲令十年矣瀟猶銜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弘治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適逆瑾專權令各省庫藏悉輸京師額外索取衆以爲當出於鹽法公力拒之疏請乞留備兩廣兵興之資因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不曰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時瑾已怒矣而公又劾岷府門正陳鶴買藥至廣多不法又發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訐公瑾遂矯旨坐公枉道還鄉枷號吏部門外九日死而復生主事宿汝忠營救乃戍崖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歷江西參政嘗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及將變常遣吏部金曰巡撫孫燧宜亟易去代者某可某可如吳廷舉切勿令其來

武宗駐蹕留都江彬鴟張所過率以重賄追于禍寇公天敘時爲應天府丞守臣亦諷公路之公曰是實不能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禍何傷且羣賀彬生辰率行四拜禮公獨長揖彬甚銜之日偵公久無所得偵者

竊謂公曰提督將不利於公可一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爲若得禍謝豈可免彬謂人曰寇公眞君子也其他嬖倖亦因此斂跡若有需索直沮之曰俟面奏與卽與爾莫敢誰何一日上親觀迎春公啓具于郊外俯伏廊下嬖倖疾公劾公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以是駕至留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公經畫而民亦不知病也又云寇天敘爲應天府丞時武宗南巡缺府尹寇署印太監王偉爲內守備三人者同謀協力持正不撓故保南京無虞不然禍且不測寇與兵部尙書喬宇皆山西人軀體頗碩眼微近視每日帶小帽穿一撮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需索每差人來寇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無可奈何逕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之不可動後亦不復來索矣

正德二年有勦戚家與無錫民訟田時艾璞爲南直隸巡撫承勘悉以還民勦戚且劾璞前勘非是劉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

田也瑾怒捶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瓊州爲民

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剛果自任所治以威烈著稱巡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准公公將參奏李跪堂前乞受責以圖自新公遽信曰此亦軍法也令縛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栗傑乃譖公于時相暨科道時相有稔習公遂以擅打將官劾罷李傑一作李稽乃時相甥也既罷日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泰簡出入溫泉駕過韋曲款語移時留詩云寄與山東謝安石莫因高臥負蒼生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疏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公薦于劉瑾瑾公同鄉也詔復起公爲左副都御史董標江疊疏固辭弗允時劉瑾用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公憤悒不樂或問曰今將還公于朝政奚所先公曰請戮劉瑾耳聞者吐舌已瑾怨公不餽謝遂令致仕罰芻米千石束着有司促輸宣潘鐸諸人及前吏部尚書馬公文升兵部尚書劉公大夏數十人皆以羣公罰米有差公自是復居韋曲旦夕焚香危坐食既則曳杖撫童子徐步畎畝或

休諸樹下或濯清泉撫景自詠于是田父羽流皆得與公談稼穡講鬼神公亦或自謂與鬼神通後進或少之嗚呼非公將有沮於人使其志不獲盡行極於此而言耶抑其自信之篤人莫之知至於此而言耶甲戌公年八十旅人及鄉大夫請公入城稱壽公至童顏兒齒日爛爛射人咸謂遐算當越百度乃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卒時榻下若霆震數聲胡故君謂公平生英雄不平之氣如此也嘗爲江西按察司太原知府尹珍出遇公於途前驄緩避公召數珍珍起科撻衣上污曰此豈失朝耶公曰汝毀裂朝廷體統猶敢假爲恃言言非罪耶咎珍珍訴於朝誣以人命諸事遂收公錦衣衛獄無證猶三月而後免左遷湖廣參政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輒然曰泰敢黨達以負國耶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諸公變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宰屠公家衆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公先收屠人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等爲屠公禍屠公豈知禁乃大助耶如其知也存屠公情存朝廷法諸寮漸退

牟斌字益之以指揮領鎮撫博學曉文義爲儒衣冠其所理恆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忤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大善卽言壽寧侯胡不指其實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實難吾能剪厥羽翼也因傳經牘具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而削尙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蒞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獄斌輕刑奠居曲爲申救御史任諾懇諸僚草奏署其名已實他出不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名者公爲忠悔耶劉瑾復要斌去奏首權奸字斌不可而顧與同列曰此存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鄉道原以失元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爲奏入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譴成邊劉瑾誅驛召斌還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搏其守闕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闕賂陰喝斌令歸曲詳仍爲闕納賂斌不可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工部循故事官爲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受之金行及此矣蓋卑屋敝衣再遭譴怡怡若素

云相臺崔銑記其事盛稱服斌謂直節懿行卽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
正德丙寅以來閹人入黨擅權劉瑾尤肆毒內外稱爲內相凡藩郡入
京官必重賄方免禍曰方曰千方者萬金也干者千金也見則長跪稽
首內相不爲禮大中丞曹公鳳字名岐新蔡人以延綏巡撫回院公弘
治中所造士也不習諛阿禮不知賄事朝廷十日不御門或曰盍先謁
內相公曰未見天子而先謁權宦耶不見瑾因含怒後見瑾又長揖不
拜瑾佯問入京幾日示見遲意公曰十日瑾又言都御史知回院故耶
公曰聖恩也瑾問曰何以報稱公曰都御史風憲官振肅紀綱激揚淑
慝耳瑾怒目攝公出公歸卽上疏乞休不報旬日再疏亦不報時瑾嚴
勘天下錢糧以中士夫勘者希瑾意言延綏布糧浥爛過緣主者公適
丁外艱所司奏公當守制瑾乃罷公官聽勘竟誣公賞布五百粟千石
立限繫宗屬緩則將藉公家公亟盡鬻世產完報然瑾未解也公隱憂
發憤端坐不疾而卒明年庚午瑾誅朝廷遣官諭葬祭公嘗巡按江西
潁州僉事某傲虐不戢公將論之然僉事素善持人長短且嘗忤公而

穎新蔡又甚邇或謂公曰此易興謗宜寬之公曰身爲風憲而避嫌不激濁必將挾私而傾善矣竟劾罷之一路肅然

蔣瑤字瑞卿歸安人□□□□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諡恭靖正德初爲

揚州守宸濠反時武皇南征駐驛揚州扈從貴近橫肆要需遊擊將軍江彬負上所賜銅瓜先驅脇人以死氣燄燠灼特甚駕至淮安太守薛贊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紅緯皆索民間絹帛兩淮爲之大擾揚州公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幸臨之地缸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房若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公曰揚州大戶四個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繡女公曰揚州只有三個繡女江問今在何處公曰民間並無知府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郡有瓊花觀旨取瓊花以觀公以帖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也上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異香異品產自

殊方者不可勝數卽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無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于他方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時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卽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在某處揚州係公土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如公言以激上怒上曰可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也公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資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一身乃僅鳩供應之具羣小復橫斂以爲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金黃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鯉魚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若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俯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耶吾無須于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敢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尙書白首懸輿卒無改于羔羊之節士論建之

王冢宰華爲禮部右侍郎正德丙寅賊瑾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

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尙書猶以改官故致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

張簡肅公敷華督漕入京諸闕用事者樂與結納因西涯浮梁二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爲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二公以公會故得朝夕某則不敢二公強公不得已各報幣使者纔入內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日自敗乎其後劉公薦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忒難爲耳

張文定公邦奇任吏時值閹瑾兄死朝大夫俱往弔文定獨不往乃作狐記以誚之踰月瑾敗友人曰子前記爲識耶

牛太常鳳爲吏部屬日錢寧用事常挾勢屬索吏人冀得吏代役厚賂公怫然錦衣居要官願爲羣小屬耶竟不與部中事無纖鉅必執例以

行冢宰晉溪王公稱公爲執法吏武皇帝南巡公率僚衆抗疏諫詔杖之廷殯死今上登極錄言者功陞公俸從四品己卯轉考工郎中公悉心采覈不爲毀譽亂其眞冢宰白岩喬公一日出一帖云茲實鑽刺得官者公視之曰諸固不能盡知中二人皆九年考滿陞級非速化者喬公大駭怒投帖者因命公詳覈之留者大半愈重益公

崔公銑同考會試宰執欲私其子以托公公不可竟出他手時劉瑾竊政囚戍元老奴僕端揆公與何公璿見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冢宰張綏曰翰林白面後生輕薄如崔銑尤甚調改吏部驗封主事部儲歲縱糧長易以惡銑廉出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尙書曰爾謫仙也何苦爲此公曰何勤非忠何忠非分竟格姦

周臣字元弼通州人以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尋改刑部有大臣子坐法諸司莫敢決臣竟決之坐是左遷薊州同知陞順天府推官時劉瑾黨有犯法者臣窮治不少貸瑾誣以他事下獄竟無所坐以辨疏字畫不謹罰俸而已正德二年六月有投匿名疏數瑾罪惡者瑾不怒矯旨

貴朝廷臣五品以下廷跪時方酷暑臣憤甚挺跪日中遂死人共悼之
嘉靖初詔復其家

李東陽當國時正德□□年通鑑纂要書成賜宴於禮部瑾以修書盛典欲因以示恩公謂此書先帝所命不及進御豈敢言功瑾內銜之陳司寇壽嘗巡撫陝西陝西兵荒之後民兵激甚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姪鎰怙勢以逞權剝削無厭禍且及士大夫家人人重足立時楊公一清當國謂必得忠鯁輕去就者制之乃薦公時堂稱旨造絨氈帳帷數百間科價數十萬兩公至已完解廉知其贏餘數萬兩欲輸內權貴檄所司留以備賑仍戒諭此後不得指進貢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奏堂兄弟訴于所怙者欲圖中傷公遂乞歸四入疏不得請始復視事司寇少故貧落落實自豪嘗從醫閩賀先生學所養益遽三舉不遇乃遍歷宣大關西諸鎮欲持戈建功名積二年仗劍歸遼左理舊業乃登進士正德初逆瑾竊柄矯勅令鈴束臺官不得妄言朝政時公爲南臺副都御史開讀畢公正色諭十三道曰言路其可閉乎時言官之氣恃以

益壯

韓邦靖字汝慶朝邑人號五泉子蓮峯先生紹宗之子也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參議初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乃奉部檄千庫監收庫宦官不爲禮五泉子自坐前席宦官怒紿曰部尙書至因起數坐五泉子詰之答曰公無與庫者止一飯耳五泉子曰然則吾當去矣答曰當署案五泉子曰豈有署案不與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尋又兼收黑密廠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歡五泉子不願自起視秤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

吳鼎字維新錢塘人正德□□進士歷廣西參議初爲臨淮令時毅皇帝南征侍衛中外諸臣騎乘數十百萬所過縣次續食有柄事中貴人道臨淮非分徵索供具無厭橫甚君從民吏往致常饋不贏中貴人大缺望憤語呼挺君銳身先民吏當之民吏爭前衛君擊傷中貴人中貴人奏逮君繫詔獄一歲所廷議白君還治

張璿字仲齊號恆山晉州人孝廟甲子解元正德戊辰進士歷官佾都

御史嘗巡察陝西先是巡撫張鳳任情虐下公劾之宰執有欲庇之者公再疏其言劾之非文移之譌宰執雖怒鳳竟罷去左轄姜洪廉正人也不能詔事舊按陸姓者陸遂劾其年邁昏妄公力與白之朝論爭傳其疏嘉靖初年之建四郊也璫時爲御史協諸御史萬公鎧上陳忤旨奪俸南禮部侍郎黃綰恃寵貪污爲御史張寅劾之黃卽奏辨且陳議禮功並示其背刺盡忠報國四字冀動上心寅復劾其罔上並行都察院勘焉尙書某謂黃背實有字非罔也公正色曰原其刺字之意始欲求美官今幸免國法不能抑彼尙欲誣正人乎尙書默然公得薄謫方相臣張孚敬觀政大理也建議大禮張以書示公公謂廷尉鄭公岳曰張言未可誣也自是乘用遂感公爲知己且示欲顯薦用意公因善辭之自後吏曹推山西巡撫北臺副僉大理卿河道侍郎凡屢疏俱不果用張相旣罷而李公時繼之嘗出送王太宰瓊文中有大德大才大公之語公乃笑而弗言李殊有愧色及入相而貪聲著公薄之因與絕交云給事中徐俊民黃侍郎鄉人也深恨發黃之奸劾公不能捕盜咎捷

軍官疏入李陰喜其合己蓋自是公歸矣

毛憲字式之武進人任給事中武皇帝特回賜文臣武階綈綺使製式服以迎有爭以爲榮者憲獨納還歸鄉足不及公門

汪俞憲應軫嘗爲泗州知府武宗南巡至泗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名公奏泗州婦人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間募桑婦十餘人尙蒙納之宮中俾受寵幸實於治化有裨事遂寢

胡中丞東舉撫鄖陽有武將以賂營求者公呼至諭之曰貪必受爾賄矣刻必褫爾職矣非汚人則害己汝何爲焉杖數十遣之大冢宰唐公龍曰胡公此事甚痛快人心然非公不能也及總內臺實輔臣張公孚敬重公之宿望因首薦之欲公德己公自朝會與衆共見外未嘗一私謁之但有所囑亦不受焉或諷之公曰吾生平不能嬖媚以與人况爲朝廷官其去留在朝廷耳而阿屈以求容所不爲也張公因憾之會公自陳從中准致仕人嘗以此少張公之量而直公之節云

羅憲副循爲武選郎中日逆瑾私人多在武衛武衛陞罷必關白始行

弘治間有已革乳母官三百人援瑾求復公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爲內降非制名器宜惜議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恐啓倖門廢歲給奏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指揮張某等二十餘爲瑾爪牙府君寵其管事尙書王敞以副入告瑾大怒罵曰爾老悖獨不知張某可用耶敞曰郎中爲之敞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郎中安用尙書爲敞請曰幸無怒即便奏矣敞歸召公怒曰汝後生不曉事乃令我輩受辱萬一受禍汝獨免乎卽濡筆曦奏公走前持奏曰勿毀成牘但示姓名足矣敞不得已以別楮者二十餘人投公公退召書史數十人將別爲奏上當是時瑾氣焰傾中外稍違意卽置之死分必就逮其存初奏與所書別楮冀自明也後四日瑾敗敞拂書曙入部口攝攝向公索初奏上之以脫己且曰謝爾早見不令毀奏也瑾旣誅敞亦罷去同官以是多公朱光霽字克明號方茅雲南蒙化人正德癸卯舉人歷官西安府同知初授重慶府通判有僉事發銀買簪時公視府篆遂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也僉事且怒且慚而寢陞錦州知州州多勢

豪私役州民乃其常俗公至悉除之一日有稱尙書家人徽州夫栽田者公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公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公呼吏開獄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栽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公曰吾亦以爲不可閱者哄然其玩世往往如此故其爲正直不阿遂累爲臺臣所嘉云

何憲副景明性高潔不妄交游爲中書日錢寧欲交驩先生問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汗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權先生顧怒視遠之會乾清宮災應詔言便宜乃極言邊軍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倖膠鵬者賄之棺謂可結縉紳者誰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汚地下耶乃約所知共賻金斂之竟却其棺後督學關中會鵬弟鸞鎮守關中恃勢益橫諸參隨遇二司不下馬先生執參隨者撻於市責數之乃諸參隨者始人人皆斂避矣

董少廷尉怡在刑部日逆瑾干政凡復命者必往謁公恤刑浙江還旣

不住又無所賂大拂其意乃捃公賄限罰米二百石餉邊久之以吏部薦爲大理少卿時吳僉事廷舉被瑾逮繫止坐以狂道陶給事中諧劾瑾謫戍肅州家人至都黨禁方嚴公獨周旋其間卒獲保全他多類是凡事涉危疑以身當之以是受知閔莊懿許襄毅二公獨深以奏獻忤瑾意奪俸者屢矣會瑾敗言官謝訥論康修撰黨瑾因及公猥謂驟遷由是落職癸酉七月始上疏略曰臣本東海編民材質庸劣遭遇先帝明聖列官郎署臣待罪工部者三年刑部者八年陛下俯從廷議拔臣于淹滯之中擢官大理恩數踰分然祖宗用人著在令甲如臣循資還轉者蓋嘗有之而言者以爲驟方逆瑾憑寵肆虐時罰米奪俸回詒待罪挫辱百至而言者以爲夤緣臣實寃之臣身爲法官旣不能誅罰元惡又不能免身求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臣復何言但禮進義退人臣之節不可不明乞勅銓曹覈臣推舉事由明臣心跡以禮致仕俾臣素節得白於後世卽死無憾矣事下吏部不報辛丑四月今上卽位覃恩詔以章服閒居歲有薦辟皆辭不行

楊少司寇茂元爲廣西參政日逆瑾差御史孫迪查盤廣西布政司庫各道皆措銀千兩以餽瑾茂元若罔聞同鄉謝迪嘗諷言無千金難免桎梏之禍蓋審圖之對曰千金之餽非盜官帑則剝民脂以此自救是畏無妄之災而犯有名之律謹將益深謂之智可乎故誓死不爲四年夏吏部擬陞江西右布政使瑾僞旨令致仕乃書寄其子曰乃昔求之而不得今不求而得之喜可知矣卽買舟歸

李大司徒瀚嘗以右副都御史董漕時榮王由運河之國戶部恐其妨饒運奏令各船分行兩河貴璫冀得賂動輒阻遏公適會議北上過天津遇王舟朝見司儀如陞前贊禮公止四拜卽興且啓王嚴飭侍從勿阻遏運舟王聽納自是始不擾糧運官軍稱快徵爲左都副御史中官楊鎮怙勢鬻販私鹽舟車相屬於道事聞逆瑾乃奏檄南都重臣按嚴事守備貴璫劉琅據爲己有同事者匿諱比命御史督之方檄諸省償銀瑾以諷臺長語塞公厲辭以對衆爲股栗瑾隨奏遣公往欲中傷公往仍令邸出所撰并劾落其職守餘咸不論時論壯之

周襄敏公金嘗巡撫保定時真定巡撫李者有疑疾入某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己欲杖死之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己至遣吏發卒圍廣平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往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庇其屬爲之訟冤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巡按于巡撫爲同事而臺長又于公僚長也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立硤硤名然利害大體所在不肯苟爲辨阿此蓋所難者

邢襄字伯宇黃安人行方識卓以進士授給事中好直諫上嘗呼曰酸子禁中有舉動輒問中常侍曰邢酸子得無知之乎上一日命駕欲遠狩襄伏五鳳樓前遮留上竊知之從後載門徑出尋謫廣德州判官遷南昌知府興賢剔蠹萬口頌之以病卒於官

唐公龍字虞佐蘭溪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吏部尙書諡文襄嘗以御史巡按雲南時中官錢寧爲雲南臨安人藉勢肆虐賣官鬻獄嚴門若市當是時苟有所授莫敢弗應金齒參將盧和爲其義父挾仇燬死四平民強奪生員妻擬斬已定錢寧爲和奏辨勘脫承差致書於公公堂

裂其書而力制其案折審錄官之語而曳和以加刑具允罪下獄同事諸公亟稱曰中流砥柱然此寢不帖席矣土官鳳朝明者以被奏訐不得承襲厚賂錢寧不下十數萬爲無言脇武將許還誘文職文案具矣公至駁還原案客有爲朝明作說者曰道長直難得鳳家持萬金半年不得入龍正色曰卽十萬金亦一芥耳此言何爲至乎其人愧而去

劉公文煥嘗知東昌府時大將軍彬導天子南巡江漢蓋彬日侍帷幄一切奏白盡從之貴震天下諸所過郡縣賄累巨萬長跪稽首始得免公嘆曰文煥守此地乃不能邀還車駕惠解困瘁亦已矣奈何剝下溷禮媚權貴哉吾不習是也彬大怒繫置之至揚州有李提督者彬親信之謂公曰知府寧不知大將軍尊重今天下第一人乎可亟圖之不則叵測公第張目熟視不爲應然提督心實壯之乃爲白遣之彬怒且未休曰知府不稱東昌遂調夔州

張深字景州生而秀朗弱冠以正德辛未進士知建平三年稱職待詔考功先是巡江御史賀洪有里中子客游建平檄深與之徭不聽而深

所禽治邑豪復交構其間于是洪論深情厭職改廣昌深乃上書訟洪違憲網聽請寄預平徭侵職掌挾懷私忿凌轅下僚洪坐削籍深改廣昌如故尋遷主客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大司馬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怨以處哈密事劾澤納幣啓釁欲寘之法並逮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澤嘗討流賊有功時議多有澤第以瓊故莫敢爭深獨抗言澤以功受誅此後誰復任者因言於閣部大臣會瓊遣其屬儲洵持牒邀深窮核其事曰此宋覆轍也事成有顯擢深正色曰公誤矣大夫出使于外苟利國家耑之可也澤與土魯番檄固在豈宋屈已和戎比耶范仲淹嘗與元昊書寧獨澤變起倉卒微陳李邊人且爲魚肉奈何並罪之公所得幾何乃助不義爲謝王公毋污我使得罪天下後世卒不署牒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採之者皆得釋深之力也尋改儀制司精膳員外嘉靖甲申議稱孝宗皇伯考深與諸臣哭諫上怒悉繫詔獄於是深以杖死年三十有八深未死猶力割草蔬數千萬言大要主爲人後者爲之子期再上及彌留投其疏謂李義壯曰身盡廢獨此心耿耿耳聞者傷

之隆慶改元贈太常少卿深生平慷慨尙氣節見義勇不顧其身嘗言
唯吳獻臣可語此故卒死杖下

劉佐字以道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兩出治儲咸在河
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
公欲得某利某利主者或辟其威莫敢詰輒遂其請以道至亡賴子二
人傳某勢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以道怒罵曰僞奴爾欲弋利乎吾所
司者濟商而足國用也卽勢人來吾亡寧以吾官故而損國况爾僞奴
乃欲弋利乎叱侍人縛于廷下杖數十亡賴子杖罪遂至於法矣

王以旂字士昭號石岡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兵部尙書謚襄敏
嘗爲御史巡按河南方有事鄉試六月江西宸濠叛河南鎮守閩劉璟
宸濠黨也陰約爲應乃倡議罷試公徐與閩言各省鄉試月日定自聖
祖江西去汴遠濠旋撲滅河南罷試與事無關宜如故璟又傳武廟親
征道自汴出輒下牒取藩藏銀四萬兩稱備供應諸司莫能制邀公會
議撫臺者業已漫應公執不可謂大駕所經供應誠不可緩然天子御

六龍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今擬駕出發公藏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罪叵測環沮庚辰正月環逮詔公同三司籍環僉曰往時若聽取藏銀今將奈何

葉信字

□□□□□人□□□□進士歷官泉州守當

有闕文以下並易章

服罷組繡郊迎闔者入據館守率佐以下入班庭雷再屈膝拜俯伏闔從几傍徐起答之以次畢守與佐屬左右列以待得命乃退就府舍小不謹或拒所括輒得禍間至校逮從闕廷斃杖下闔則自縛答以爲常于是所至府無不人人惴恐者至公乃令四徒肩輿入闔館馳道上不下又令前導者呵以入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吏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公大怒自道上令回輿南面停而答丞以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免一館中無不灑焉改色者闔大沮下堦而迎公謝無狀明日遂去然猶索例所輸千金於府佐佐白公取庫金滿千遣吏齎記與之闔又大恐悉謝不受去於是諸旁府聞之稍稍梗闔閩中闔勢大衰息公倡之也始公爲工部時同舍郎某以墨聞公從之飲醉沃手先同舍郎次公公

叱奉盆者曰是水汚吾手同舍郎故善諸閹至是乃竟構公自泉從璽
徹竟敗公於思南而公當付大理時以抗禮忤逆瑾瑾銜之誣公罪矯
詔杖公闕下幸不死謫判濟再三起僅獲守臬此在他人宜廢食矣而
公讎之愈力此其嫉邪而羞忍耻不見於人下用倖以易一
羣太守也謂不出天性哉

劉淑湘字養忠麻城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兵部主事歷官順天府尹
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填北京供廂坊當戶役遂籍北平爲北京民年需
原籍幫銀有司年徵銀解戶部發府給富民曰供廂坊役云十五年福
建解銀六千有奇到部部發府曰給富戶府之僚及胥亦曰合給富戶
養忠曰富戶何名給若是銀也胥曰例富戶亦告曰例養忠曰何例胥
曰年承行矣久卽爲例養忠曰國初土著民寡富戶供坊廂役費需實
繁原籍幫供實宜今土著日增富戶隸籍順天與土著民同間役供費
與土著民又同凡其役費府下兩縣縣下廂坊詰丁撥畝均出供費何
富戶獨得若是幫銀也胥語塞僚曰銀給富戶乃無後虞養忠曰何虞

僚不答蓋僚嫗大臣通富戶賂大臣求必給銀大臣恃權迫養忠養忠不懾下兩縣覈年供需費銀著籍覈實費不什一著例曰季覈費季給銀富民無從得給銀矣時有輪粟生周禎實養忠親駭子也富戶夏昇兄夏最隸東廠主書禍福口出投二百金餌周禎假曰爲囑尹周禎故不識事謂尹可囑入言養忠叱出夏昇告東廠逮周禎備毒刑訊曰必言尹與知謀乃免死禎曰尹實不知願自死大臣嗾東廠攀尹家童與知謀連玷養忠養忠憤曰權奸敢爾遂訴大臣囑託納贓十事上知養忠言實欲兩全乃詔不問養忠家童玷大臣贓跡亦寢獨謂養忠計大臣罷養忠出詔獄致仕到家踰年卒

黨以平字守衡禹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嘗爲戶部主事時閹宦用事公屢現其怒太倉巨閹李宣乾沒糧儲公發其事及入奏武宗跪而欲言有扶保者勸之起改馬監收錢又革諸閹分例寶坻解紅花子每一石止用銀六七錢例須出銀二十四兩公令解戶收納本色諸閹不收別以酒肉貽金饋公公却之知公欲奏懼乃肯收攬頭者

勢家人積年罔利虧國損民東廠太監張銳之甥郭金錢寧之僕胡泰共騙元城解戶銀不納公如例監追變產銳寧怒使三校日夜踪跡公戶書恐令赴銳寧謝罪公不往竟亦不害武宗親收家將朱乾等六百名直入臺基廠取馬草去公禁之責發兵馬司獄提督太監江彬面奏朱乾率數十人執公至豹房彬又奏上上方寢語曰小事放他罷日暎一巨閹傳旨這官且回明日聽候發落閉門待死罪三日事寢丙戌春擬陞光祿大夫秦公亟爲公喜公曰往見宋少卿以鵠卵不備爲內臣窮辱某不爲也秦公喈曰余昔在此十一年求之不得爾乃薄之耶冢宰廖公招公相見公避嫌不往廖益重之

謝汝儀字國正號果庵鄞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按察使嘗病文文山以道生佛生名其子可知其爲人初爲餘干令禁梨園淫樂一日上官臨縣將取海鹽童爲戲公不應當道重之

崔桐字來鳳海門人貢入南太學正德丙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諫武廟南巡詔跪午門外五日廷杖奪俸嘉靖初錄諫

南巡諸臣加俸一級三年伏闕諫大禮復逮詔獄廷杖明年以武宗實錄成進侍讀六年外補湖廣參議陞按察使副使提督學校尋改禮部左侍郎會推吏部中飛語致仕桐清忠耿介不苟徇榮進嘗自敘曰奉職太愚自處太高摻持太執語言太直又曰薑桂之性不受變于酸甜所言如其爲人

正德丁卯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公欽閉門不納扣馬諫阻疏凡三上其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人報聖駕已到昌平州卽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所係非小或欲親征北虜必有詔下廷會議某日出師明詔中外羣臣扈從而後行今傳信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是日會分守居庸關指揮孫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松欲赴昌平候駕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可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戶閻岳等至南口傳旨宣外內分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奉璽書并監察御史印至門固守之收其肩鑰手自持誓曰此我皇家後門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閻岳

不得入回報武宗卽回鑾德昌平而還韓邦靖西巡歌曰去年天子建
行宮今日榆林駐六龍聞得此關張御史曾回聖駕在居庸蓋記實也
林希元字茂貞□□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雲南僉事初授南京大理
寺評事遷寺正有巡城御史譚魯者有所私問斷不關法司已而問者
家訟冤法司過寺公謂故事凡京圻有獄自杖徒以上無不移部寺問
理平允者今御史自受理非成法有駁譚請史詹林三御史爲解不從
囑堂官爲解不從遂誣以抗拒罪謫泗州判官堂卿陳琳同僚鍾君雲
瑞求贈言祭酒崔公銑作說鉉以相贈皆以聖賢事業以相勸免而舒
公芬亦謂今日道喪之時惟所論德義之勇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足可救時公至泗盡心職事竟以抗節不屈當路遂棄官歸家
柴經字秀常號松州□□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南右副都御史甲申
爲廣東按察使涓厓霍公謂前使追復梁氏所據憲司池爲非力請歸
梁而公不可雖忤涓厓以素知其賢且常薦之亦莫之憾也

浦鉉字汝器嘉定正德丁丑進士初知洪洞縣嘉靖改元召入爲監察

御史強直敢言以廷議大禮及疏論尚書林俊陶琰已徵不宜中輟內臣秦文已譴不宜復用武定侯勛貪恣無忌請收其兵柄皆忤旨奪俸己念母老乞歸終養七年起掌河南道事時居京察執法不阿失執政意罷去後七年臺省交章論薦再起出按陝西以疏救御史楊爵被逮秦民奔走相弔如失父母下詔獄與爵同室獄吏頗侵之爵不能平鉉謂曰內文明外柔順此其時矣鉉爲御史二十六年再蹶再起百折不回卒死于獄

毛文簡公澄爲大宗伯逆濠未反時奏欲撫按諸臣朝夕進見有請公奉行公據故事條上濠居母喪僞爲孝行脅鎮巡請旌表公覆奏孝經諸侯之孝云云謂今所上與此不同事皆得罷濠與其黨甚怨之公如弗知也已卯春賜大紅蟒衣一襲玉帶一圍先是二品賜玉者三人公與焉左右不悅公者匿弗與至是駕自西旋將郊公當導駕度弗能終匿乃始出之及逆旣獲武宗駐蹕通州朝制宗室有罪下諸王府議然後告廟行之左右言濠多內應恐入京生變召文武羣臣出會議公正

色云前有宸濠朕自有處置之旨必發書告廟一如舊制不宜在外草
草成獄奸彬在列爲之吐舌自是法官執奏皆以公言爲據論者謂當
是時羣奸竊柄且握重兵人人自危而公議不少沮可以爲朝廷重矣
世宗皇帝初繼大統尋奉昭聖皇太后懿旨主選大婚得女子七人其
一人爲劉鎮撫某女故宦官某族人也故中人多助給事中底蘊以告
公稽武選貼黃而信卽具奏上俄有左順門議事之旨公意其爲此膽
貼黃以進其事遂止

朱裳嘗巡山西鹽法錢寧來求利拒不與有人倖奏討司徒石公曰爾
徒往朱御史不汝允也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閹鑑構下詔獄君抗疏
曰朝廷設御史齊民畜猫捕鼠若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疏鑑入
罪王始得從輕刑又諫止南巡數嬖人焚惑禍之庚辰出知鞏昌晉浙
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右轄兩爲副都治河建牙於濟己亥夏五
卒於官君性淳篤朴直斤斤懇懇御史王璜按浙辟不畏勢浙有重人
冤之璜罷官君以副使至京重人問璜何如人君曰眞御史也重人慚

沮

鄭太守璠知瑞州日逆濠以親藩怙寵腰削郡縣屬邑新昌劉氏以富聞濠利其財遣校尉持僞券責償公密令抗而毀之一無所得乃謀而如公懇焉公曰彼敢抗親藩何有于郡吏耶某固靖民者華林幸輯而敢激彼使變乎濠聞恚甚欲致公以洩其怒公峻絕不爲所動又喻象賢者以非法忤濠捕急連及姻友破數十家公庇之獲免濠智竭不得逞乃嗾當道罷公公曰吾活瑞百萬生靈功成身退抑復何言當臥視此輩敗矣瑞民聞公去徬徨若失父母乃建祠肖像事之

徐灝字希道號龍山錢塘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臨江知府爲刑部主事日蘭谿唐公爲少宰延訪天下奇士士多推轂徐君者唐公就見君驟問責難于君何以謂之難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者在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者在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矣而老生常談堯舜之道爲難奚其確乎

郁山字子靜號木軒正德辛巳進士歷官温州知府嘗令鹽海鄉大夫

有改吏曹者衆意公待之必有加禮或使人嘲之禮如常衆嘆服不敢干以私嘗守温州命下所善朝士馳說曰溫城故號樂土乃今事多掣肘而君又不諧世調此所謂持方枘納圓鑿者願君辭毋行公曰不然吾聞盤根錯節利器斯見坦途安道跛足能行吾此將以自卜矣而使吾辭其難後來繼吾者又辭其難則溫寧當卒無守哉遂趣行是時元輔張公雖歸天子嚮用之意未衰而張公又生貴甚自部使以下望風爭趨俛眉承睫不可形容公獨處之以禮不爲少屈張公於郡城建勅賜寶輪樓因大治第宅小民供役日以千數富者率編使督工勞若倦極噉噉無所呼天公旣委曲斟酌歸于節省民稍稍賴以安而張公又求廣基地強市買不已公駕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子孫公今移幾何家匝垣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公居朝嘗稱伊傳周召之爲相獨奈何所以處家者願出蕭何李沆下也張公怒作色公不顧而出地亦迄不再廣或謂張相國旦暮被召復在日月之際君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與君相抗有如他日相國整君得無少非計耶公笑

而答曰夫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卽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而公雖面折張公然旣退卽絕口不出一言嘗與同列晏坐有一二素附張公者阿公意故數詆訾其短爲謔笑具公正色曰君何不存大體效兒女子暗中反脣而又過當吾睹此公天性峭直心無城府山川猶可以爲善其遂犯盛滿之戒滅挹損之風沉溺昏迷不自鏡見正緣人承奉之故耳假令吾修能共持直道相左右者亦未必至此也言者愧焉初部微受風言又自害公將疏劾之旣而廉知其故乃大悔悟因更以才賢薦矣

歐陽恭簡公鐸字崇道泰和人嘗守延平郡中有居司禮者曰蕭敬外謬爲恭謹而羣從子弟多丞郎提帥所從舍人子里居暴橫時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而民苦賦爭從竄公歸賦于蕭氏曰復爾我盡沒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奴僕殺人狀立決無所從舍舍人子憤跳之司禮所讒公司禮大恨曰及我倖也而魚肉我一旦失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公以法將爲緹騎逮太宰完微聞而舉公堪

劇改調守福州公嘆曰彼固有大端在將置我弃也竟投劾歸部因檄公上公上而填福尚璫者果盛氣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奈桑梓何吾而帥也公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郡有祭當頒胙故事益市肉肉且及其客咸徧公弗爲市肉益肉又不及客也尚憲使隸委肉郡庭而去公陽喜謂諸生尙公毋以若相禮而勞苦耶趣分肉詣謝尙益不自得會迎春公又創其晏劇尙益恚因謁次庭詰公公不爲動尙至尙出僭悖之語公徐拱手曰尙公非臣子哉而忍爲是言卽上聞得無不可耶遂趨出而城中士大夫爲公陰喝尙客曰府君盡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民爲府君持若錄而棄矣客大懼交關以解而公益自勵爲苦節尙廉得公狀自愧因落梟諸公以謝

施憲副儒在惠潮日有陳給事者與公同年居鄉里間橫甚以言事得黨于親貴人雖罷官竟不次授太常少卿乃卽其所仇恨二千家訟之朝行廣東覆按諸同官者皆憚陳競袖手避陳獨難公且以新貴人手書至啗之美官竟有明文潮之民所以無黨而實陳于法者公也明年遂

落職

王公之垣嘗巡撫湖廣時奸人何心隱亡命爲俠竄姓名講學中公受詔緝捕斃之獄其黨爲稱冤公請覆勘優詔不許譚乃定某邑舉人某坐毆縣官徧徼外縉紳多爲居間者公無少徇人謂公執法顚固近世罕比云

正德末韓汝節爲浙江按察僉事廉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鮓魚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數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之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爲詩云非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且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尋

邵康僖公銳魁禮闈逆瑾虐斃方熾同年多請往謁公毅然却之曰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貴自銳始耶卒不往及呂仲木椿爲狀元亦不往輿論並高之

倪宗嶽字鎮卿濮州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初授山西道御史伏闕諫

大禮廷杖尋出按真定綜覈有司墨吏望風解綬偶痰疾不治巡撫某不職自至視病宗嶽出袖中疏草視曰吾欲露章彈公今不能矣請公更絃而治福此畿南生靈遂卒

屈公直正德丁卯爲浙江按察使時司禮監巨璫劉籍故都御史錢公鉞家未至公陞河南布政將之任矣鎮守劉公謂公曰劉太監聲勢甚大公去事難濟矣劉璫至果怙勢作威欲三司跪謁公率衆不屈劉璫怒甚衆懼莫敢言公從容曰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內府司禮監天子之下內臣最尊者璫衣玉帶太監我輩豈敢不敬第不知見怒得何罪也劉璫卽改容曰憲長好人援公手揖衆人坐謂公旣不謝劉怒又不瀆禮善處也初公至浙巡按欲懲司吏公曰事不集大抵皆官也乞寬三月事尙爾豈惟吏官亦當論巡按罷懲不待期皆報完

張滂字應霖長洲人折節讀書十上春官不遇乃拜台州理官于都門嘗排闥見按浙龐御史尙鵬識者方之不疑之諭暴公子云家累不將單車入郡觀察使者委以訟牒而名犯其諱入而作色曰理官與囚名

伍豈有意辱之耶使者引咎謝之其不爲屈志媚上多類此

桂文襄公尊自釋褐授丹徒知縣執正不肯徇時曲媚見辱于知府林魁林辭官疏有此縣有聖人之令之言請避之公亦辭官去

霍文敏公韜嘉靖庚寅兩郊議公援古義遵祖訓力主合祭且移書禮官及夏給事中言論辨得失世皇見公執議不回溫旨下諭公執愈堅夏遂以公所移書上之謂有指斥因下公獄章聖太后深知公忠爲之內解會天雨霖三日晝晦武庫震動世皇大悟宥公天驟開霽人以爲忠誠所感署吏部日夏閣老言屢囑私人于江冢宰悉爲公所報沮銜恨愈深因府尹劉淑相發夏言賊私夏疏辨論劉不當遊銀山暗波及公而盧庶吉褰李給事充燭胡御史守忠等聽夏指使先後誣捏論公賴世皇知公不爲惑夏憾不已值南禮尙缺夏遂謂公資望當補蓋擠之出也先是六科臣途遇南六卿馬公聚會議相與敵禮歲時拜萬歲牌進表箋俱乘馬突儀伏鼓未嚴時則大宗伯朝服搢笏送茶每季終六卿具職名手本送科註銷公論其越分慢君莫此爲甚而搢笏送茶

職名註銷非臣下所宜受並疏正之諸施爲建白若拜牌更十二拜之
禮制帛嚴導送之儀擬差小九卿之進箋議革小京堂之用轎察百執
事之拜孝陵論劾劉監丞之銜儀伏此皆關係禮儀之大者禁送喪之
設燕飲絕婦女之入庵院罪樂戶之買良人毀淫祠建學社散僧尼表
忠節此皆關係風化之要者禁諸司之強買貨物除夫役之守宿私衙
查坊長之供辦酒席省地方之賃倩桌椅革樂工之日辦茶果核開讀
之恤老實惠此皆關係民隱之切者崔文敏有云渭厓南都舉動眞禮
部尙書也有富家廣置宅舍假住縉紳不責賃租而巧局取厚利公移
文南憲院查沒以建官舍南人快之有謫任言官官箴大戾而夤緣復
官有行取大尹不堪風憲擢補吏部有文選郎中賄復寫本丞差俱恃
冰山干紀者公併疏論劾儉穢縮首公蒞南都二載風望凜然羣小斂
戢豪勢震懾小民受惠雖兒童走卒婦人女子無不知頌霍公霍公云
是時土木煩興工費靡極公轉宮僚遂進東宮聖功圖以諷雖未奉俞
旨然以納忠不罪也

聞莊簡公淵拜吏部尚書竊嘆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乃今
事權去矣臣何能爲尚書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正己以表庶官
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公曰固也耿文
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見天官一人耳安
得二人耶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也公無讓三君子云司
務某率其鄉人謁諸郎公聞其狀跽司務堂下讓之曰爾從事天官顧
不能杜門謝請謁乃爲他人持羔雁布諸郎門惡用此于是諸郎惴惴
皆爲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新御史艾朴論文選司郎中張舜臣
公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必欲罷郎中顧免尚書以謝御史上以
公辭直議格嘗爲應天府府尹故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往往受民詞檄
下府幕吏奉行惟謹朔望必往謁藉公事未辦者受程期公至語中官
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貴人議獄非制也有詔則可悉罷
之嘉靖初永嘉張公安仁桂公並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公獨
然之張公謁公曰幸得借公名列疏首公謝不可終不欲剿說以結主

知及張桂召入京師詣應天請舟往公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舟
遊張李自此懷公矣

閻溥字公甫興平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浙江副使先是臺中申飭憲
度率由舊章謂郡牧臺史先時按見有制凡庭參止長揖不屈膝今靡
靡不自振矣令下復故一時列郡觀望可否公曰是何疑哉台史郡牧
皆人臣也憲度具在余惟執禮以過越分媚人吾恥爲之徑揖不顧台
史陽加獎善陰排于同列羣議煽拂鬱而未揚乃閻其去郡攜捫絲髮
交關攻擊銓衡軒輊擬議居間而自樹者顧多賞譽公乃擲不校浩然
賦歸

高淑嗣字子業祥符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按察使嘗餞送中丞巡撫
于江之許藩臬同僚曰盍遠詣子業問候吏曰往年詣此旋也子業旋
舟返竟不遠詣初入襄陽有撫民副憲者聞子業至出迓徐顧吏曰盍
姑遲待之

陳褒字邦進寧德人嘉靖甲申以進士選御史語同列曰吾儕宜直言

以裨國于是疏劾胡侍郎提督大同逗留疏立獻廟疏廖冢宰私閣臣所親因乞終養十餘年起復巡按江西相公夏言欲毀民居以益園上書諷以鵝湖之變幾至滅族相公方締魚水之懽當念子孫之福人危之衰曰言寧危一身忍見百家離折之慘霍韜嘆曰陳褒上書忤旨相眞御史也

江公潮嘗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會有太原人李福達以妖書惑衆聚黨至數千人改年爲亂震動三河公勒兵解之而福達操重資逋匿他所以聞公圖其形購捕益急遂詭張寅名入京夜時持萬金爲武定侯郭勛壽因匿勛家勛貽書山西部使者爲關說欲脫其急公捕得其書抗疏陳福達罪狀並劾勛倚掖廷親怙勢藏逆敢爲亂堦罪當誅不誅勛無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勛因得流言宮闈謬爲張寅稱黨上疑之時永嘉張公新相恐諸大臣不附己又欲結勛自固遂阿旨下公詔獄且使人陰嘗公少易而言中丞可復也公正色謝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死所何以官爲永嘉公知公不能屈卒從末減議罷去公官

林公俊在嘉靖初嘗疏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鳳陽以科斂匠作財物及御史參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文賁緣內降差校尉李鳳陽等付鎮撫司問理公遽執法奏不違有旨還送鎮撫司公又奏言奉詔則違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怒雖不罪公而鳳陽乞改錦衣獄公以不得其職乃上疏乞致仕遂不可留矣

劉陽字一舒安福人嘉靖四年鄉試授礪山令入拜福建道御史則侃侃持風裁世宗時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先生先生毅然曰此當諫不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以天威叵測衆洶洶歸過先生先生曰卽有譴請自當之不以累諸君已而迄無患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先生謂同官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耳旣授疏猶侈然當導謂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迄不敢出一語

陸粲字子餘一字俊明號貞山吳縣人嘉靖丙戌會魁改庶吉士歷官給事中初入館詔簡五人供史職公復居第一內批改授工科給事中

輿情駭異故事所無者蓋新貴人用事公與同輩不肯往揖新貴人銜之故有是命

鄭少寇世威嘗僉江西臬適貴溪夏相國方召入兩臺藩臬詣第修謁率由掖門進公呼閤者叱之相國固尊然奈何令邦大夫蹣蹣而旁趨還吾刺去耳閤者錯愕闕中門公方入汪巡撫玄錫偕夏有事上清宮以祝釐爲名藩臬皆從視祝辭爲相君祈胤耳怫然語其僚吾儕爲相君來耶竟拂衣出比疏聞強公署名公不應夏固已恚公頃之公轉參浙藩適夏再入取道武林公所部也諸大夫郊迎公獨否夏去一舍許以有所請事復留行意固覲諸大夫來已而果然所不能致者獨公愈憾公不置甲戌公復以臬副蒞江西是時分宜代夏柄國勢張甚族黨競豪所司不敢問公輒三尺繩之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傳巡撫某憾于嚴將改論公持之堅不能奪熊憲副揖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頃會歲祲公估平直鬻田賑飢熊持嚴手書來冀減公不爲動竟以成案報凡公所爲撓分宜多此類分宜銜公甚于貴溪矣當嘉靖季相

權重能予奪生殺人士狐媚纖趨者十人而九公先後官兩相臣鄉獨矯矯持丰裁卽吾鄉馬恭敏公素稱不阿然其在豫章與公共事習公忤權貴狀輒心折以爲難辛亥遷蜀參政公念分宜父子終釐己遂投劾歸之歸且十年而分宜敗中外交章薦公丙寅起南京通政

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番于時總制西事尙書彭澤當軸大學士楊廷和也土魯番擬陷哈密城刼忠順王印以要求中國而再扼于九疇再失利去乃縱反間計傾九疇以行其謀去位大臣有憾于楊彭二公陰嗾險人陳邊計祖間說謂番達寇暴哈密淪陷職自九疇起釁因得連坐楊彭二公于是下九疇獄擬大辟胡端敏昌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公乃奏述西事詳辨九疇之誣以明其決不然上大悟曰豈我將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回子命耶九疇由是貸死戍邊楊彭二公免于逮

朱公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工部尙書嘗令婺源而才能大展所修舉興除尤衆聲名日進故太宰汪公鉉家在婺源邑有御

史行臺太宰以居第近從使者請使者命公公執不可使者不能奪也太宰之子納婦假間署置酒召客公聞樂聲而愕命遷之太宰聞不樂而薦書日至無以中公當入補台諫太宰修郤罷勿召霍文敏公力主之乃擢刑部主事時貴溪公柄政重公才器欲引入銓司公遜不敢當以某公代宗伯欲檄試南宮預謝不往其後貴溪公敗某公以黨諛而擢相二子並第舉主並超擢相子者與公同經識者服公爲大司空時議建橋廟江陵相君邀語曰宮中建造亦累朝常典若每事執奏恐反難處且近日上所欲爲某多已從容挽回此等興作未甚有損可少將順也對曰某與老先生事體不同輔臣以調變爲事機在挽回部臣以守官爲法職在執奏江陵默然

龍遂字良卿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爲給事中與分宜忤謫三十年稍遷貴州僉事飭兵思南思南人聞公直臣畏之公以德綏懷若淑者而戾其悍者得苗酋吳思致之理事聞賜金帛會御史董君大校士以試士屬公多得才雋而程式文爲諸省冠思南守某者儉傲人也與后御

史有連數與公抗公嘗廷斥之時時摘發其吏弊某迺構公于御史因檄公從按畢節公以思南警辭迨病告公獨不候去亦無所贖于是御史恚甚而思南守之構入矣然猶謂公自省垣出有事諫爭名難之既而悟曰是非相君所欲甘心耶因極意誣公疏上勒歸里俟勘公歸十餘年間以分宜之在政也絕口不辨迨分宜敗穆廟改元始以公疏行貴州臺爲洗雪然不能復用公而公亦老矣笑謂人安所用我我得不落彼御史度內已足又復奚望卒年七十七

陳堯字敬甫南通州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嘗爲貴州按察使居恆勁爽不與俗浮沉治崇大體恤民隱會採木命下公持議不宜疲荒服有旨徵丹砂若干斤臺使者檄徵之公持不下則有先輸者臺使者詫曰夜郎砂赤如血佳哉公曰此百姓血安得不赤一座愕然而所徵砂竟寢不報宣慰使安萬銓者遣撫州人王天爵貨御史于家覺御史佯怒下天爵吏意屬公釋之公寢不行于是列萬銓罪狀請治之公獨爲之持平無所問及公在粵而按粵者爲故御史鄉人于其行故

御史授之指南入境輒答司吏以嘗公公笑曰御史譏我耶乃公直吞雲夢八九耳屹不爲動乃御史竟不得公隙已陸川令康建勳行三百金間御史事亦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曰何大類黔事比庭詰令令語侵御史急公私計卽面不諱謂己事何卒留建勳不解御史臺亦終不聞諸御史語其執法嚴而操心則多長者卒如此公居三年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時袁州納賄四方獨言不識陳巡撫袁州尋敗公嘆曰嗟乎余居郡巨室不容藩臬部使者將不利比受疆事執政不見知然卒無奈我何命也

王大中丞儀嘗以僉都巡撫甘肅時虜擁衆犯京師移公駐通州扼其衝公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公曰軍爲掠又何求虜命擒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公不爲動翼日詣營營盛氣以待公曰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也能爲公保奸邪讐忿密中害公會御史助之論公不宜貴入衛軍時上方倚注讐遂逮公奪其官未幾讐以逆敗天下多公不假借權奸真有

見云

吳達字近光號雲泉□□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副使初爲南京職方司主事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尙書爭道尙書不勝忿密問計君曰彼擅役營卒豈制耶尙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君君聞之卽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魏國怒曰我拚一鉄券殺吳某如搏鼠耳同僚咸危之君不爲動爲興化太守有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內股下吏畏罪多竄君戒隸隸不聽卽回告御史守已戒隸令勿杖內股恐多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縛去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言錯愕唯唯明日引避于是興化獨無死御史杖者有王御史禁乘輦各郡多治報君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隨弛

唐郎中侃嘗爲武定知州嘉靖戊戌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杖威凌侮聲勢譟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外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昇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

錢急君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哀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逃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

全公元立字汝德號九山鄞縣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歷官南京工部侍郎先是河套議起分宜忤督府曾公銳譖上逮論死并傾貴溪次第辟西市舉朝冤之莫敢有言者公時爲修撰憤然曰使吾職臺諫當以言爭職廷尉當以法爭吾職史獨董狐筆在耳援筆草告天文大抵暴分宜橫狀比楊忠愍就辟公益極詆分宜訟言于朝貢諛者輒以聞分宜怒甚屬所私刺公陰事卒無所得

陸大司空杰嘉靖甲午爲江西按察使有詹某者以勢宦姻戚常戴大帽肆爲誅求監司不敢問首謁公公卽收之獄同官愕然公曰此輩不治恐爲大帽者接踵也

張澤字大被桐城人嘉靖戊戌選貢歷官雲南僉憲嘗爲衡州通判攝

龍游縣事時督府胡公宗憲嘗威傾兩浙其前驅求索無厭二千石以下唯唯公獨縛而杖之白其情欲解綬去胡公更延以賓禮戒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供具減十之五督府新募之兵數百擁主糧者而噪竟日公馳而諭之曰張公至矣遂凜然散

高儀字子象號南宇錢塘人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端爲編修時浙人有趙通政文華者爲柄臣狎客得視師浙中藉勢驕橫于鄉里諸謁者旁趣治屬視之公弗往也趙旣先公乃報謁中馳入獨抗禮無所屈趙亦不能有加于公丁巳陞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而嚮通政者已官尙書屬其甥國學舍中令毋卒業而超銓也數款曲致謁公故不可趙恚語人曰何物司業乃爾尊大耶然竟亦不能有加于公

鄭司寇曉嘗爲考工郎中時巡按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公曰御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反論請御史夏貴溪罷相嚴分宜繼之欲籍考察去臺諫之異己者公不聽則反默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

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尙寶丞公據故事以謝分宜益怒密疏數公
詈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起留都尙寶少卿

馮司寇岳嘗爲江西右布政使時弋陽王修卣簿取司中金錢不已且
持令牌恐脅左使屠公大山無以爲計公取長史司移文閱之有自備
工價不煩有司等語及查各藩自分封後未嘗敢擅修卣簿公欲具疏
奏聞王聞之驚多方祈免省費不貲爲山東按察使副使日瀕行適遇
按何公維栢抵延因論列忤旨被逮守巡攝分宜積威不敢爲何公地
公毅然周旋其事何得無恙聞者嘆不可及

劉自強字體乾扶溝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刑部尙書爲京兆日一尙
書以事囑怒曰賊吏敢爾邪起奮擊仆其隸人都人語云尙書賊與臺
僮矯矯劉公洵自強自強公諱也至今傳之

蘇至仁字道先海陽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江西僉事嘗爲考功文選
位皆次員外郎郎中遇有遷除考覈嘗從郎中視草尙書所多所論薦
及保全善類甚衆士有去住得所者意君從中贊之亟往候公公謝不

見也是時公在署久同舍惟楚人李封司與君並最稱蘇李會文選缺員外郎衆謂非蘇子必李生也至疏上乃同舍郎補也君聞之嘆曰嗟乎是尙未可以去耶因移疾自劾未歸尙書強起之不起尙書以此銜君而李封司者復數數升堂語語侵尙書尙書大怒遂劾李奉職無狀辭連君下內閣調旨少傅徐公議曰郎屬無大罪願論事尙書前辭過許其削俸示罰可耳尙書恚曰同官互糾不得削俸何乃屬也于是坐降級補外李得兩淮運判而君判兩浙頃之尙書罷君復量移同知興化尋轉江西按察僉事俱未至以疾卒于家焉

皇甫濂字子約□□人嘉靖甲辰進士初授工部主事俸典薪廠買人每僞增其數以罔國利子約杖而按其罪不知其女司空文公明妾也令妾泣譖公所翌日蒞部召子約切責之子約抗言曰公掌國政乃嬖于寵而聽買人冒侵國財不爲發姦摘伏願欲奪屬下守法吏乎卽無司空城旦書如君上何公斂容以謝而心銜之于是有荊州之役也至則算無羨緡商人便之先視榷者爲同鄉願子聞喪不奔多收買人稅

以充私橐子約發其賕以千計乃誣子約不畏簡書眷戀桑梓愆及瓜期歲當察吏考工部嘗所忌者議欲黜之少宰建寧李公默譁于衆曰吾知水部清介士也世擅才名安得枉錯以壞銓體僅調河南藩司理官焉

石茂華字君采號毅庵澤州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諡恭襄嘗爲戶部主事監督草場時大將軍仇鸞幸用事奴客請芻譁不奉約公輒以法繩之鸞頗恨公其後奉命擊胡公爲制乘鸞實無意出師謂公書生畏事欲懼以軍法因自解也則使請公大將軍出幸以輜重先行必無後累公笑曰老兵虛喝耳輒召軍吏嚴裝敬謝將軍卽出塞矣鸞氣大沮終不敢出亦卒無奈公何兵罷還部主視奏草方大司徒器而亟稱之歷員外郎中六年擢爲揚州府知府會倭寇踰淮江北騷動公至拊循吏士練簡土兵爲城守具甚設幸臣趙文華奉命視師部使將吏爭饋遺之惟恐後謂揚天下膏腴地以便宜發兵命守親出欲以取賄公曰守臣職在城郭法不出境萬一事殷惟公馬首是瞻何所

逃死文華亦沮

汪尙寶文輝爲工部主事日有馬閹者請故沒陶真人第公獨計第壯麗留此以待勳戚奈何狗中貴人執議不可至今上以賜戚畹李所省大司農錢數萬部尙書賢之獨誠毋過剛生事端公受誠益務慎重而名藉藉起時受尙方賜者再

史朝賓字應之號觀吾晉江人嘉靖丁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鴻臚卿肅皇帝癸丑之春楊椒山公繼盛以兵部郎上疏極言嚴氏納賂蠹國十事疏中有引二王語上大怒命杖之百下司寇獄舉朝皇皇時公以員外郎署司事部堂則□□何公也問當擬何律公答以奏事不以實當用此律堂翁曰更有一律可用汝試尋之次日復翁曰以員外見只有此律他無可傳者堂翁乃指詐傳王旨一條謂用此何如公爭不可時急矣延數日獄未上堂翁乃曰汝執誠是然聖怒不測與其俱斃無益不若姑狗上意以待後解左堂王學益者嚴氏姻人也則曰司官欲狗名姑饒我老命于是改擬詐傳親王旨絞稿成授司令署銜公

痛憤既不可奈何乃自署本末云楊某言雖註誤心實無他伏惟陛下
憫其狂愚謫發遠戍以全好生之德數語及疏入相嵩怒楊坐死司官
降三級調外任堂上官罰俸三月方嚴氏勢燄士大夫相見以目不敢
言及椒山事同年提牢者至則張目視曰史年兄耶多費心矣兄瀕行
與楊書曰遇翁之事當以死諍實不死者猶冀翁之不死也帶罪出門
望翁自愛明明者天庶幾一悟楊復書曰批奸人腸誓不俱生自分必
死翁何苦也翁行矣天下事尚可爲珍重珍重手書至今存調任之後
達官貴人見皆嘖嘖慰勞至見次相李南梁公未及聽遙指曰此真男
兒也遂降階延入慰藉尤至今縉紳大夫不惟不知觀吾事并楊椒山
亦或惘然王鳳洲爲楊立傳僅及郎吏君不詳其實而并沒其名可惜
也

徐枋字世寅號鳳竹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初授宜春
令宜春故相嵩籍也蒼頭千餘橫行往往持令公必欲束之乃卽席白
嵩請其主計者姓名曰恐有狐假爲威者時世蕃佐席變色屬酒嵩目

公久之曰徐君言是立書二蒼頭名示公公至橫故居或倨就公公佯以爲非眞悉答之曰若曹姓名吾久矣得之若非相國僕也且相國僕亦何敢拒令于是嚴父子心銜公而難于書名故稍迹摭之且公治行最著無可整者乃竟得召拜南御史而京山王公宗茂者亦以拜御史之南行間嚴盛爲祖且窮極珍異王間不能識以問公公應聲曰此海外珍羞也嚴聞而惡之已王御史至南卽草疏發嚴奸狀公實無聞之一部郎遽以報嵩嵩得預爲地比疏至則又有珍羞輻輳語乃逐王遠邑且切齒公矣亡何嵩所私趙文華者備倭南中倭未靖驟留本兵時公方奏績還留目及流賊立疏劾文華懼復求出鎮以自解于是文華與嵩父子日夜欲甘心于公遂因風霾大計謫公浙江布政司都事浙故文華坐鎮地也公至入謁文華故怒他吏以憎公公弗爲動遂檄使入賊巢將藉手焉公立馳詣未至而賊解當是時公日與嚴相抗且遭貶斥矣而當路者又日誦公以說于嚴人人爲公危公乃獨往持益力己量移司理建寧尋還同知久之爲雲南按察使公在滇六年乃調山

東布政使時新鄭再起以異華亭故斥逐南人獨計公有士望又華亭鄉人乃不爲華亭所亟用遂擢公尹順天尋晉右副都御史撫江右欲以結公而公實不意新鄭所爲給事旨者新鄭鷹犬也以心疾去疾愈冀復起新鄭私于公御史且以檄要共薦公謬曰咎病未愈曾聞立馳見公又謬爲謾語勞之若不會其指者于是新鄭怒方謀逐公而新鄭遽削籍去公乃得免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進士歷官刑部尙書謚莊僖嘗爲刑科都給事中劾奏邊帥某後所部軍媚虜請亟誅以風示列鎮又發比曹郎某贖貨狀中外凜凜先是路御史楷受丞相嵩指屬總督順構殺沈光祿鍊已事暴論治如律至是當廷讞柄臣欲陰爲楷地謬謂順實首惡業論死猶坐楷耶公取獄牘指楷筆示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故罪首第殊順何以謝天下已又欲宥諸方士公曰此遺詔意也卽欲勿罪宜何辭柄臣語塞乃止時且起大獄將盡構諸異己者公又力爭不可於是陰結中貴人稱詔考察諫官計中公而與化內江交難之

無以奪乃出公參政陝西

蘇山陳公柏故京兆文燭之父也嘉靖庚戌進士嘗爲庫郎以明略調長其曹上挑憤國威弱思所以張之而不得數下書督責而相嚴最用事其父子更因而道脇爲姦利尙書楊公溥出行屯宣大而左侍郎者不欲言其名懦甚間從郎詣相嚴得小惡語輒股慄不能對諄而左顧郎云何陳公貌溫甚口從旁徐解之退而參伍其事體可否亦不一一徇也公之郎職方也胡司馬宗憲總戎吳粵師久無功上遣羅給事嘉賓龐御史尙鵬往按之還奏宗憲拳寇要功二大罪分宜父子惡非其指也以視憲卿曰職方見兩豎子疏耶何不解事乃爾憲卿正色對曰胡誠才卽東南一日非胡不可然老師費財掩敗卹以自爲功則有如言官者分宜大怒會上詔集羣臣率以臨敵易將爲難下司馬議報憲卿遽草疏奏曰掩瑕錄瑜以冀後効者聖人使過之仁也據事直言以警不恪者人臣奉法之義也上因直言官言姑令宗憲待罪行間是時覽者無不爲憲卿股戰己未冬上以秋防無虞賜鍤金勞憲卿故事職

方再防秋得晉內卿獨憲卿爲分宜格弗與庚申春出補山西按察副使兵備井陘會海寇王直葉完旣就擒相嚴子飽其賂微諷公謂殺降不足以市信公正對曰師陰爲媾耳非有天子詔許之誰任市信且自王直輩之首禍東南數十郡皆魚爛大司農金錢掃之不足以奉戰士今不誅無以謝天下于是直等乃伏法

郭應聘字君賓號華溪莆田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尙書謚襄靖公初釋褐試戶曹值虜訐以仇成寧佩大將軍符禦之大驕黷士新進不習邊伍塲草積郊外恐甚以不足當虜炬也又不勝大將軍詞轅無願就職公慷慨曰主憂臣辱何辭難領明智安仁最劇二塲大將軍果縱部索賂不與禍將逮公竟不與藉草三車一輪幕府一貯部曹一至闕治疏且聞爲孫司徒所持公更多筆橐者亢爭橫爲戰總制兩廣時江陵專權喜操切束吏如束濕薪公不黨如分宜時十寨逋亂起公憂居再撫公不謝或言江陵新法自負利百世積緩殺公曰何啻虜朽腹奏損數十之七禁郵傳公曰何責冤平原奏免粵過往來傳罰毀

書院公曰何嫁禍聖賢籍復白沙新建諸哲祠且摻文以祀時御史劉臺糾江陵怙勢褻職憾未已嗾爪牙飾詈逮戍隸粵郡臺過公郊勞爲僦居贍餼沒創祠表襖賻其屬歸蜚語入大忤江陵江陵死其黨俱敗公得免

吳文華字子彬號客所連江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尙書初釋褐乞南京兵部主事時三殿工興內璫主進顏科牒所司具舟三百艘公裁其半璫怒甚脅以危言公徐應之曰中貴人欲多索舟爲市販地耶天使舟不任載者責在即使舟任載而故爲逗留以乏上供者責在中貴人璫無能難逖逖去是後凡進奉舟皆損其數所省郵傳金錢無算嘗督草場屬振武營變後尙書鑑前事多所假借卒有訴增租者卽爲奏減報可矣公得檄持不下曰此其地固昔瘠而今腴昔乾沒而今受賦者也稅額有定何可更且此曹驕宜裁以法曲法長以驕憂無日矣尙書不能從未幾去公從更代者疏請如舊例制乃可之

賀朝用字道亨號竹窗綿竹人嘉靖壬子歲貢士歷官昆明令初爲景

東衛幕與本道朱約所公論事不合君無所婉委公怒叱之君卽起拜曰烈士雖窮壯心未已身可殺不可辱自此不復得爲門下吏矣公固止之不從與妻孥跨驢徑行入省下乞休會右方伯陳公大參朱公聞其賢挽留之使人於潮滄廉訪其事約所公亦悔之馳書歷道其賢大略謂清貧苦節任勞任怨不宜聽其去也白於撫按陳劉二公遂不允其請已而試以事無不奇中二公深器異之禮貌有加焉性剛褊好直行己志不能習時套煥阿以布心好俯伏對應多不適上官意且以衛幕拔起爲令長而被撫臺寵重人多忌嫉之者君亦自分數窮屢以情苦蘭谷公公乞放歸公曰吾居滇子豈可舍我去耶吾行子乃行耳君受公知遇不得已從之每鬱鬱嘆曰其命也夫君無何鄉公被人言而新代巡郭公與撫臺雅不相能嫉君者乘間構之曰賀某恃寵傲物依勢受賕請招之於是篋衣束書行有日矣通報者止公毋行新院且有後命公入謂部孺人曰數不可逃也吾年逾六十可入牢獄丐生耶又曰爾天數亦至奈何君挾中負氣素以廉自喜一旦被污蟻憤不可忍遂

自引決孺人哭曰夫死我義不獨生且夫先詔之矣亦自決

程金字□□歛縣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漢陽知府嘗爲南京工部主事自部尙書至諸郎率取辦莞庫而隸視之奇羨則以侍郎尙書廢勿籍漢陽不可卽出入至二百緡可勿籍安用籍爲部尙書案已目攝之無所發莞庫故爲諸郎具竿牘具贖錢漢陽務以其身屏之卽一贖一錢無所取給諸郎以例來索則取諸舍中以應之由是諸郎目攝漢陽罷勿索旣出督餼眞廠兼視漕漢陽令諸閘啓閉必以時諸阻撓者必以法會襲御史愷王副使一夔各藉其鄉寵靈橫甚至輒啓閘不可撓役夫而漢陽輒縛其舟人徇之市由是諸彊有力者皆辟易毋敢干嘉靖三十三年命駙馬鄔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尙書李默周賓都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陳文德郭朴關如霖吳山以侍從文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訕律姑止革爵

徐學謨字叔明嘉定人□□□□進士初授職方司主事時咸寧侯築
八堡以輔京師公當視工鸞新授恩寵氣餒張甚多爲不法以空名受
餼者至八百餘人公皆裁去之咎其用事掾吏鸞甚以爲恨工畢人謂
公勞勩宜見紀公竟不言賞亦不及也十月改吏部稽勳司主事入內
閣管制勅時分宜意自有所屬而冢相李公以公等名上會李公得罪
去分宜令人傳語且以青詞見屬公作色曰方當思勉職事何能爲人
作青詞乎後與同事者旅見分宜迎謂曰公等皆吏部抄選吾安敢煩
以齋官事人乃知恨公之深也時楚景王自以國小多請名地以益封
最後竄沙市於疏中下大司馬移撫臣議王遣其左史及中官用事者
來徵地民爭走匿有欲殺中官爲亂者則公爲荊州守下令太守在無
恐身與景王使者往復論沙市不可奪狀持甚力陰令使者之鄉人言
守知沙市本不在奏中且慧不可撓也彼言動引祖制其可干乎不如
議輸租公斷以不可過五百金遂定議乃間道走白撫臣撫臣大惶怖
曰上之寵王寧五百金置眼耶吾與若且連械走耳已而知其議已成

也乃愧屈而竟判二千金然荆以故得不困民間歡呼相賀改沙市爲徐市云明年景王用事者欲敗約復來徵國圖籍公報書曰安陸非天府安用民數耶且此身已殉封疆矣王遂發怒劾奏公抗旨無人臣禮有詔撫按逮問公赴武昌置對民遮道慟哭車不得前御史心善公所爲得未減論調萬曆戊寅公爲禮部尚書時馮保爲司禮監用事人言頒曆時禮卿類有贈遺禮瑞且可籍爲快公不應後保敗籍其家大臣不與通者公等七人而已

嘉靖丁巳太常寺典簿咎義金者道流也分宜之夫人歐陽氏疾義金爲之被而差夫人病起欲陰厚之義金遂求爲本寺寺丞太常堂上官故用科目人由吏部還轉自嘉靖己丑後上以科目人不閑于臺箚于是有旨專以道流爲之而詔禮部從贊禮協律二郎考選中得旨方咨吏部銓註遂著爲令時分宜之子世蕃以母夫人意欲引義金而憚部尚書吳公山方嚴恐拂之傷乃事乃囑寺卿師宗記徑呈吏部推陞吏部業爲題缺而選曹方移文知會祠曹郎徐公學謨時分宜在西苑亦

自與吳公言之吳公來促覆本學謨抱牘急詣吳公所請曰此有考選故事不在推陞之例奈何吏部欲侵禮部權且典部簿首領官又不當陞寺丞郎中所執者三尺耳敢私蔑前言耶已吳公閱牘果如學謨言始色變曰吏部欺予甚矣召選郎面讓之選郎大慚面發赤語塞唯唯退已知爲師宗記所賣恨之乃答承行吏仍以考選權歸禮部而義金日夜從東歐陽夫人必得寺丞而後已分宜不得已又與吳公言夫人意如此世蕃聞之怒罵學謨曰何物郎乃梗吾家耶吳公私學謨曰我見諸曹阿順政府皆先意迎之今以一寺丞故父子開口而不得吾兩人殆矣吾老無足惜顧若始進恐難肋之不勝也盡審處之乎學謨曰形端則表正尙書無私郎能自私耶吳公曰分宜吾鄉前輩也勢已如此不宜重阻之遂召義金等五人入部姑佯試之卽日上疏以義金爲寺丞而選曹以是銜學謨之慙或勸學謨詣選曹謝學謨曰謝以鳴有罪也予亡罪何謝焉竟不往

凡欽遣大臣郊壇看牲例以祠司官一人陪道其迎送大臣故在牲牲

所門外嘉靖戊午冬至郊天吏部尙書吳公鵬當看牲而員外郎胡孝送迎之如故事吳公意欲明送至西天外候乘輿而胡不可則使人詣禮部尙書吳公山講禮吳公曰輦轂之下尊無二上凡奔走郊廟者皆爲執事之臣何可迥別尊卑以勢臨之而強人以詔也有問曰若禮部堂官看牲則何以待吳公曰公不見各部兩堂赴六科畫本乎司官迎送僅止端門耳未聞出長安門外也蓋撓于所尊耳若陪大臣看牲毋論所屬卽公侯等官原不爲二禮自有郊壇以來未之改也司官執禮如初又郊廟二祭先期禮部劄祠司員外或主事一人都察院劄御史一人監宰而太常光祿堂上官爲之主監宰者坐列其上光祿卿何公廷叙坐欲讓御史而壓司官以書抵吳公山爭之吳公山曰今御史七品官得監於方伯之國者蓋有司御史卽監司也祭牛在太常而天子之胙牛在光祿是有司也設有若春秋鼯鼠之異則監宰官得以糾劾之故御史司官一時之權等耳難分彼此且部院之劄皆奉欽依以勢則不敵以事體論則固均有斯須之敬也讓則俱讓壓則俱壓公縱畏

言官寧不爲本部地乎何始語塞

龔起鳳字□周太倉人嘉靖戊午應天鄉試吳俗貢士多晚就選君時年未四十以中乙榜卽授定州學正君本以貧仕然而學官絕不受饋遺而厯厯以月俸自給風度凝然諸生皆莊事之今司寇潘公時爲督學使者署考最諸博士州故以屬視學官君獨爭之曰此非令甲胡屬爲屹不爲屈守謫官驕恚君不爲禮思中之卒不能諸生試有司數不利謂有每縣神祠厭勝其前者君爲請於監司而撤之諸武帥不能平以兵禦君諸生應之御史聞其事檄府倅往直君爲撤去是歲州舉二人皆以爲龔先生毀祠力也其應聘典試中州故事監臨御史考第之君獨不肯曰以師聘而以弟子試何居不考御史顏君鯨惡之柳爲同考官比閱卷士皆從外簾取君又怨曰士可外簾取胡聘我爲拾落卷住者數爭之顏君者亦快士顧奇君稍與商甲乙蓋諸省試官君獨稱得職云自是君與顏君爲知己嘗爲大理司務寺之胥吏應役者例納銀卿所卿爲脫役以親信代會其人貧不能辦屬徵之君不爲徵卿怒

咎其隸君亦輒咎堂吏卿恚甚自劾且劾君無堂屬禮家宰楊公心善君而重違其長謫君爲嚴州府學正慰而勉之君視學策僅五月遷爲杞縣令矣獄囚三百君鞠多寃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卽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君張目曰乃公自爲之不以累君竟牒往君性木強自信或所設施不能盡當其守卽設施當而不能婉其辭以致多與上官忤御史蔣君行縣君供張儉甚寒月爐炭竭弗繼銜之出俸金自贍以風君而君故自如監司召君謂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足牀乎君曰茲瑣事令安從知監司皆掩口笑御史故久於杞欲徵君陰事而不可得乃檄汴官吏皆集杞考刺以疲之最後謂之曰知君廉吏奈不任劇何吾爲若調簡可全也君對曰令不可擔一肩行李去耳調何爲者其慧如此御史乃竟狀君不及君聞卽治行杞故事有賢令去諸父老率其子弟盛儀從擁令游閭巷乃聽去至是爭集堂皇請游君不得已從之縣齋不扃而出萬衆嘯呼手辦香行歌前導卽委巷無所不到如是者累日不肯休時府倅來視篆者見之

愧嘆而已君業以民力故簡上官得罪去至所治辦一毫不取之民以是民深德之乃贖三百金追五百里外送之君薨去不受而周王亦聞其賢且貧爲裝百金亦不受竟蕭然一肩歸矣其後同年王學士元馭過杞小出應客客試問若龔令何小史應聲泣對曰令實賢寃去耳乃知君有德於杞人久而思之如此然司府不便君者實快之且謂君驚禽易彈卒中以蜚語大計被斥人益爲君扼腕

王公世懋字敬美太倉州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尚寶卿初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曹事簡公得以其暇肆力於文文益工居無何以郎中荻菴病攝曹事而魏國公之事起魏公者老而無嫡子其長子邦瑞弗愛愛嬖姬鄭之子邦寧會夫人薨夤緣請於上以鄭繼封且謀爲邦寧奪長地會有旨悉按錄諸勳胄當襲者入國子習禮魏公猝急畏公議遂以邦瑞應時少宰林廉領部喜而謂公中山王之德遠矣能庇其後人不違禮而諸爲徐氏居間者大失望乃貽祭酒姜公曰邦瑞強年矣而始不稱胄子者何以邦寧故且邦寧不爲嫡而何以母拜天子誥

稱夫人姜公疑未決反之儀曹儀曹復返之魏國魏國乃以二子俱請林公甚恨之然無以難也公乃移書都督幕曰鄭夫人固妾也其應封與否非所敢論第邦寧之生在未封前則均庶也而邦瑞爲長何兩請之有林公大喜卒從公後邦瑞以爲嗣魏國鐫錄諸居間者紕祭酒亦坐註誤罷而後公以無賄白都人至今稱王儀曹不斂法也

王公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幼稱爲神童六七齡已能讀父詩書至數十萬言十五爲寶劍詩得奇句十八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會館選舉主諷公贊文于夏學士公耻干謁謝之除刑部主事嶽嶽風稜持三尺惟謹緹帥陸炳方貴幸用事受巨璫指置姦校閹某欲貸其死公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旣復因執政徐公以請公不許固安令以事忤廠瑞坐蜚語抵罪公廉知其誣竟白之

王世貞故爲尙書郎時從同舍郎孝豐吳維嶽游後踵以監司察治山東游懽甚乃見其先大夫荅源公狀曰毋以不穀交而使先子當過情譽蓋世貞受之大夫諸事行章章中法程者不勝數獨其於御史著御

史獨於去狀著輔相中卽無稱方少保然其爲人沾沾好譽居位自立多辟少進踰於前後數公霍尙書世固以爲賢者哉而奈何並從家奴刁氏之黠把守令南東民畝也史傳所記曷徵焉吳大夫不以二公素貴賢故假益繩之力毋失其吳大夫矣二公卽不以吳大夫繩之故而寬之則可胡汲汲假手汪中丞爲也爲吳大夫之策也哉是爲二公策也者惜哉語有之時無賴曉黃土令吳大夫今尙治御史不知其枉後惠文翹然而角奮何如也然計今所以報御史御史止死矣不得稱吳大夫矣吳大夫當乞骸骨時尙書省中且各注獨坐之拜尼之還報大夫怒曰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以獨坐易我大人哉趣上得請徑謁臺辭謝去臺使者暨其僚不知也毋論臺暨僚其臧獲不知也嗚乎此可與世之巽懷刺銳怒馬炙轂者道哉余友人翁長君言廣地肥朝貴人爲豪猾民佐之錯臺察守相而治所坐豪臺察守相羣瞽毋敢推所坐卽臺察守相豪欣然以奇貨可居也自吳御史後有郭御史稍稍遜斂習讀漢三尺矣吳按方霍部按湛尙書郭御史余恨不識之竟坐爲御史

殘賊免

胡公執禮字□□蘭州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戶部左侍郎嘗巡撫應天徽郡人相告絲稅事揭竿大譟事連一二鄉大夫而鄉大夫屬新忤江陵公譴去者江陵密諷公使蔓其獄公不應上章疏言臣已捕諸倡亂者獄得無蔓已太平吳生仕期會亦坐誹謗江陵論死而南操院欲因以羅織故翰林沈君典使使趣胡公會題而胡公閉門謝曰事發在貴部某不敢分功君典得不坐公之力也

萬公士和既讀書中祕不謁分宜歲辛酉拜江西按察使分宜既有前郟見公屢調且按察其鄉意殊不懌於是某給事中揣指撫他過劾公公趣歸不置辨撫臣爲白于朝分宜敗乃復以原官起家山東踰年擢江西右布政使乙丑轉廣東左故事藩政總之左使右使以謙例不得可否公謂方伯重任故官設左右以提衡之安所取件食坐嘯乎乃約分日治事於賦政多所釐革廣民輸稅納幣累歲不貲公乃稍徵運費令計吏領之民大稱便遷應天府尹送巡按御史境上一辭而行御史

賁公不以藩司禮見銜之及抵廣悉取錢穀諸籍稽公之出入欲巧抵以法亡所得則榜笞箠權吏以窘之吏有立斃杖下者一吏且死曰萬公宦廣止食廣地水耳他無所知御史怒愈盛搥捥不已新會泰泉黃公家居不一跡公府忽出謁御史驚詫己獨能致黃公也走迎之黃公入長揖曰老夫久已不任筋骨爲禮茲爲萬公來夫萬公非可涇者御史齟舌不能一語事遂寢公之爲少宗伯也時陸公樹聲致大宗伯去江陵方欲傳公論以取士譽遂以屬公公在南久未知江陵意所嚮第以陸公去卜之不欲行再請弗獲乃輕裝入憩直所江陵旣接公知公不可嗾然陽浮慕之無何公奏杜倖門容蕙直汰冗員抑干請以回天意語多觸時忌先是儀郎缺必代以祠郎會江陵用其所知自他部來代意祠郎必且舛望踰數月果稱疾不出江陵怒公爲力言無他有奸僞郎卽牒冒官帑者事覺決遣竟作郎公復以正辨幸解江陵於是噤公益甚方士倚大璫謀得官江陵主之而公持不可高帝約非宗室不王朱成國以江陵故欲進封朱又公戚也時俞旨且下公爲力爭不可

乙亥秋南給事中余懋學上疏指切時政江陵矯旨褫其職顧內不自安一日乘間語公冀公一言飾其非公乃直詆之江陵拂袖而起公知時事不可爲卽杜門謀去有規知江陵意者劾公衰懦狀宜罷公亦請退得賜驛傳歸江陵敗復起公南禮部公預引年乞骸骨疏再上始得請特加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公通籍幾十年家食者半在事未嘗忘退卽退而復起未嘗不稱疾乞歸歸而聞一善政及一善人進輒喜聞一秕政及一不善人進當食輒爲廢箸得忠諫疏必盥手讀之終身口不道人過失而獨于可否之際斬如未嘗稍徇徐文貞公之求解相位也諸大臣各疏留公獨否然文貞竟以此益重公而公之歷忤分宜新鄭江陵亦以此此可以觀公亦可以觀三朝士風相德之較云

郭文通慶都人嘉靖末以掾爲碣石衛經歷廉幹剛勇時征賊伍端恭將謝勅失幾我兵連營數十無不破者獨文通部大開營門使卒環坐持滿不動賊熟視不敢近居民賴之後屢征賊有功擢至肇慶府同知嘗語人曰吾有三不寶不寶官不寶錢不寶命故以掾吏積功至列大

夫云

陳公有年字登之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諡恭介嘗爲吏部驗封主事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僞謂成國公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爲金穴凡宰輔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有權尤爲中貴人馮保所倚重其爲人恭謹江陵相亦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矚希孝希孝亦樂爲効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公曰王爵下帝一等可俸得耶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在宜與素有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諾以公原草覆上詔下竟王希忠公卽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卽去耶何經經也公曰不然卽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異乎子休矣吾將行吾經經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恚曰此子噉名者當遂其志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歸終江陵在位十年不召

劉壽矯字景仁興國州人以舉人嘗爲南昌府同知時有熊生者爲嚴相內戚是相方盜柄以威福天下生乃馮其勢侵民爲一鄉恚鄉人多匍匐走愬諸上官諸上官心不直熊生卒莫能爲鄉人地咸移之公公使人召熊生生猶澹澹然儒衣來也公正色叱之安得罪人而儒衣耶生曰相君吾內戚也公大怒使人褫其衣曳之膝行而前數之曰吾所恃爲民平有天子之約法在安問相君耶相君宰天下豈令若魚肉其鄉人乎因鞭之數十竟伏罪盡割其所侵田以還鄉人而公則自度不免矣因奏記乞休會以□□□王木采木行未敢復請事既竣乃持羨金千餘金還公帑遂飄然納綬去去之日聞有代邸右史之擢蓋嚴氏爲熊生修怨也然竟不能中之以他禍公笑曰微福相君生還幸矣安能垂首曳裾作王門客耶

陳公鳳梧嘗爲湖廣提學僉事公仰體勅諭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爲己任推行聖制爲十八條自爲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爲諸生規品士惟愼公同年御史弟某例下第縣學官爲請白公曰願論在學校而提學校

之首安可私凡以督士者何耶閱卷務評盡一字一句必加評品曰一卷一人之功名也吾一人可受不明卽士子負屈恨矣見星出見星歸五日召諸生親爲講解曰吾蓋作師勤先也日四生更迭在門諸生來參者兩生引至堂唱曰某處生某人事見曰非特尊崇師道亦示無私謁也陞山西副使學政亦如湖廣時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按多侵越公曰是遵御史不遵朝廷如職守何初湖廣當試期公預白之巡按巡按達大體者李君天賦從之後至山西則巡按已檄下二司矣公自度不可以言語諍乃具疏兼程上聞上報曰如制巡按送民生十數人入學公皆黜革之守武當者韋太監故司禮監也又正德時故事二司皆坐旁席公謁韋府門中扇公報曰開中門則入否則投刺回及入公正席而揖韋前席後公爲河南按察使谷闕大用迎今上入繼大統谷正德中八黨之梟素擅權驕貴視公卿如僕吏副使劉公綏入謁出曰谷素尊大當跪王守義士也曰君子寧身被窘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大用果怒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懼議按禮公曰三司方面無跪人禮在

禮當留茶語衆皆默默公曰王公見辱勢孤耳今吾二司具在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話如禮

徐文貞公階字子升華亭人世廟時首揆永嘉公緣上意請正孔廟祀抑拙王號下儒臣議相顧憐憐無敢異同者徐公爲編修獨條具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晰疏上永嘉公盛氣召公於朝房面詰之公徐理前說至高皇帝盡革岳瀆號不革孔子號而語遜乃曰高帝少時作耳何可據也公對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皇帝少作也永嘉公頗盡赤乃復謂曰爾謂塑像古禮否公對曰塑像誠非古然旣肖而師事之久何忍毀也永嘉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何以親名之公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公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公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相桂文襄公翟文懿公咸爲公股栗勸公謝公弗應揖而出上亦緣永嘉公意爲說以辨公當具疏請罪獨言不稱職當罷

不言議非是有旨外補而會他御史有違之者下都察院論罪汪榮和公鉉館院章復緣永嘉公意謂此邪議實公倡之致搖國是宜正法以示天下廣具而漏之公時沈夫人病痢沒獨遺二歲孤今太常卿璠家人環泣謂必死公探囊中裝得金二十授之曰以此爲棺殮費屬其孤于鄉人李刑部日章沈進士愷曰幸歸我太夫人已而曰太夫人有涉在足養也君父賜我死卽死耳蓋怡然委順去亡何而少司寇聞莊簡公淵中丞唐文襄公龍力爲解乃隱公名而緩其辭獄上上亦弗問也公遂得添注延平府推官

吳顯字景猷福建漳浦縣人進士初知六安州五閱月會高寶湖堤壞總河難守郵者特疏以顯請遂更調至則奉當道檄顯奔走拮据風餐露宿五載督撫吳自湖公論河功旌顯爲首伐焉郵故四達要津物力凋疲顯盡革常例糧耗與民休息會以供帳不具獲罪監司程程楚人爲江陵相腹心乃嫉直指直指過郵見郵萬戶皆題官清民安字反噴噴器重焉江陵方厲驛禁會其太夫人公子省親自役驛夫八百餘名

估金累百所至公帑幾空顯爭曰是奉相國法不敢糜費張使據署詬
許公子誘登舟盛氣凌忽太夫人出數婢奪州印入顯卽戒僕夫解組
適直指監司聞變夜馳曲意調停得返所奪印張公子入都時卽泣陳
高郵抗窘江陵瞿然爲諸朝貴所寬解卒無術以中之後稍遷比部副
郎輕車出郭行李蕭然民爲之臥輪罷市先是郵人以河功欲尸而祝
之顯亟辭臨歧尤惓惓戒勿祠故今第有去思碑云

林公騰蛟嘗爲河南僉事時伊府方驕恣贖貨淫刑僭踰制度侵官舍
奪民居強娶嫠婦室女縱護衛軍行刦以入貲凌辱縉紳當事者莫敢
誰何騰蛟曰是尙可以已乎吾當出身爲民爭旦夕命遂按不法事數
十條從撫按劾之上遣給事中勘問無敢對者騰蛟獨奮前抵數之伊
府詞屈獄方具遽遭疾卒于官遺命其子必結竟其事而後殮人謂其
以屍置對氣概至死不移云

兩司體面素重近則陵夷之極矣楊公本庵語曰藩臬之體惟浙中頗
尊拜經過臺省及銓曹只如平交若他省則投官銜帖易服色矣往陶

公承學泗橋爲中州左轄有一侍御經過泗橋約同列如浙中體拜之侍御怒送下程不受泗橋曰安有我輩送而不受者而令權入廚中侍御益怒送至儀門大聲令發出都閫轎以泄其忿泗橋陞任仍復由此言之陶公可謂持正矣而竟至大宗伯人之功名自有定數詔屈權要奚益哉

建安李公默爲人卞急不能容人過接士大夫少怡愉之色自藩轄擢太常卿領南大司成遷禮侍轉吏侍尋以特簡超拜冢宰雖其門人陸都督炳爲之而分宜實有力焉公不知也旣爲冢宰凡事必行己志不肯少阿分宜分宜輒陰短公於上前適以廷推遼東巡撫失上旨公遂創籍去凡多年復召爲冢宰時趙文華江南視師還欲得兵書一日來候公面干之公第微笑而不答分宜之子世蕃曰卽不與兵書何可笑也趙不勝慚恚乃掇李嘗策貢士以漢武帝唐德宗爲問有末年信任奸邪致海內虛耗乘輿播遷語因奏李訕上無道時有星孛於太微垣太史占云除舊布新之象上欲以事彌之會趙奏之卽日逮於無逸殿

直所下詔獄而勅禮部會同都察院參覈其罪禮書咸寧王公用賓當
秉筆心知李冤不欲深詆參詞稍從寬假上不憚移法司對部竟坐比
擬罵父律置極典或云建安之禍始于其鄉人某者蓋文華取士也以
劣選出遇文華於潞河告以策日將假手報復而分宜父子欲甘心于
建安久矣乃嗾文華文致大獄一時朝論闕然自是代建安爲吏書者
第默擁虛位而分宜之門鸞爵如市矣時咸寧公亦由此失寵改南吏
書其後九年奏績赴北京覘上意未釋然遂乞致仕去咸寧公忠信恬
雅身不勝衣當建安利害之際不忍逢君負友人稱爲仁者之勇云

沈鍊字純甫別號青霞□□人□□進士嘉靖己酉嘗爲清豐令故錦
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
公愈益發舒嘗從分宜相子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
強灌之公卽以其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
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虜獲我中貴人爲謾書附以進曰予我

帑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斃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
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卽予貢弗予執便甫就計
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也耶彼薄城而軍我城下盟耳
竊以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獎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
討毛先生起喟喟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
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趙申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
小吏也沈公曰攝之曰大吏禁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
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
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
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
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
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閑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比誅益
入賄居間嵩以免而進其有時賄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
是沈公飲張丞所蒞而嘆曰詩不云乎歛歛誠誠亦孔之哀謀之其臧

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己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社鼠悞國大計謂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時譁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老長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爲公置相嵩以快公公亦以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巽輒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請之前大帥恚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請順語加峻

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前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詔暮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辭取中旨廖公藉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磔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今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贈祭祿一子太學

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

周公弢字汝成麻城人故符卿弘禴之父也以太學生爲郟縣丞分宜相之私人郟中丞者不解臺務而理天下鹽法以挾重故恫喝諸御史諸御史盡茅靡郟邑無不贏金以奉小者猶數百金當道邸吏以所見聞請公嘆曰丞惟一身有婦耳何所得數百金第令飾張頓務腴潔而亡帷幔筐篚之飾耶至大失望乃出二故篋付尉緝之公曰此欲借以爲名耳陰備二新篋以俟尉入以所緝二故篋見郟大怒蹴而破之使使召公入盛氣謂曰而充耳耶不知我當亦知御史御史吾奔走吏也而敢傳客遇我卽二故篋之不能新而使委臺牘於草莽乎公陽謝曰嚮者不以屬丞丞飾新篋二不敢遽獻逡巡一篋入郟顧視則新也而中枵然逾失望然亡以難之答尉二十而去於是僉事林公騰蛟聞益激賞之曰吾屬州邑長三十餘而僅得一周丞男子何寡也當是時不贏金者公與林居二人耳林君以名御史失分宜意出補特風采益峻

卷之十一

卽青綬而下不敢一望顏色而其禮遇公若眞縣令愛公甚於昆弟臥病且死後事悉以託公曰吾不欲死齷齪吏手也公曰是賢聲愈藉矣顧司寇應祥爲尙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及公者蓋公自內入時同年分宜公持國秉凡自外人者悉歸恩政府而執禮卑卑甚於門生公自以同年耆舊不爲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公嫌之乃以其指授給事給事中固分宜公里人也然撫公過不得謂鼻齜不宜禁近調南刑部立朝僅百日耳然公未嘗少缺望

吳少司寇悌初令宣城宣城舊令居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平平執不從按行河南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曰殿下天子宗親非某所敢友某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不從

王鑾字廷和大庾人由進士授邵武令剛正清介陞工部主事管沽頭閘內閘史宣肆虐河渠抗疏劾奏下錦衣獄宣重賂欲置之死竟生還任兼理南旺詒假官樊麟盤贓萬數解京麟受僂麟憑錢寧勢寧亦側

目歷員外郎中守武昌中官李景儒貢魚鮓科斂茶毒公懇疏禁革楚藩久據府屬稅課司茶引所公疏千餘言反復剴切征稅竟復武昌藩府欲害之遂終養歸丁憂起復時宰憾不私謁以不候旨違例罷雷司空禮以司禮異等入銓曹時有求補是官者太宰許公曰非雷君不可服天下乃竟補公繼考察汰權庇勢曜十四人陶仲文以符籙取媚歷官少保考九年滿引大臣劾自陳公奏眞人仰荷聖恩效勞不引奏不曰奉職而曰效勞一時咸以爲得大體

李公淑字師孟景陵人以進士歷官廣西右布政嘗爲浙江僉事時幸臣趙文華者家慈溪豐人藉之挾相嚴重而來視師勢張甚藩臬長吏郊迎惴惴恐後而公獨謝病弗與而文華乃間行歸慈溪故公部公至而曰彼吾部人也文華則曰彼吾屬也居三日邑令相交開始一還往當是時公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賄文華請廣之不可乃置酒於城外之某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他山而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酒已又迫

其邑令使徙泮宮公復不可會公所獲弔嶺山酋渠當上功幙府文華
遂攘之公僅得賜金帛而嘉善令犯姦賊公庭笞之束以詣吏御史里
姻也欲緩令不得愧之則以蜚語劾公當調公歸而文華復謀間公遂
削籍

王邦瑞字惟賢號鳳泉宜陽人□□進士改庶吉士授廣德州知州歷
官兵部尚書謚襄毅公在部日會咸寧侯仇鸞者提邊兵入衛虛聲矜
喝以罔功要寵因而主戎政勢張甚雖肝朝貴間獨不便公鸞欲節制
九邊總兵公不可鸞欲變易邊將公不可鸞欲罷築薊鎮邊垣公又不
可鸞積不能平當是時百司患鸞桀驁見公如是咸爲朝廷喜而諸厚
愛公者咸爲公危公曰鸞禍心且不測吾大臣自惜將如國計何因上
書訟言攻之不旬月竟爲鸞所中去位公去鸞益橫未幾殛死上乃思
公言且念其龔定功不置庚申協理京營戎政員缺上曰參戎重寄非
王邦瑞不可迺詔卽其家起之蓋自辛亥至是且十年其爲上所眷憶
如是

江布政珍爲廣信太守上清真人張彥頽死上遣金吾治彥頽喪金吾籍冒子當封盛意氣又阿上旨騷擾百端公遺詩風金吾勿吐舊德金吾劾郡從事不奉詔狀辭連公司隸朱忠僖不直金吾戒勿奏亡何張氏不嗣詔收真人印綬郡人快之

王大中丞熈擢南京右都御史日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公曰中人行禮奈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奏表北上大學士夏言藉寵傲物京堂官率多隔坐獨公據正席且贊惟一幣夏滋不悅因乞骸骨以歸

李太守元陽知荊州日章聖梓宮歸承天闕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例以三千金贖不然推溺水中一日候祭白袂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奔避先生獨不移寺人皆吐舌曰奇男子也自出京至此藩府自是斂戢

張公任字希尹嘉定人以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當爲兵部員外郎嘗治武庫仗而同舍郎黃元恭輩與公皆好爲劉言言頗侵分宜相聞之

不善也而令幸帥鸞白上請句稽武庫仗得借以中公等悉外補公得大名府通判居半載量移嘉興府同知公不鄙薄其官以廉靖惠利爲政吏民愛之攝守入陪大計課最出國門而遷知袁州府袁故分宜相地也公大駭曰此何以浼我蓋分宜從容謂次相華亭公爲我擇一良守華亭公謝曰以趙潁州鈞距所不知欲祗席之則亡愈某者而分宜故久忘之遂擢公公至官適日取其暴橫舍人子加三木焉曰此固而主惠而小民意也小民業已得守指遂與其舍人子均闕不相讓袁以少安

海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四歲而孤母謝氏矢志訓之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拆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疑疑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嚴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

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
流諸官訪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覩民窮慨然思拯之初入
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往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
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
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
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
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所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
肉二斤矣蓋笑之也豐城鄆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
承迎過於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二臺使餼燕之費千金鄆將往
徵齊雲牒所過郡邑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鄆甚言邑小不
足奉迎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也鄆得書色變
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票曰令何慧幾累我
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鄆私人御史袁迎鄆意以他事謫公從舊職
論調興國興國地固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

丞而獨亟清丈以蘇貧民而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尙玄修
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爲傷民類推廣事例爲害爲
以師陶仲文爲非禮以仙桃藥丸爲怪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
誹謗猜疑謬辱臣下爲薄於父子君臣夫婦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
者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徐閱之意若爲勳者留踰月不下而會上意
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無
何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遂改兵部主事已進丞尙
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時公威名
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輩率相戒毋敢犯一顯
者赭其門以居聞公至卽易赭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
亦減其半云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其田於豪以爲奸利輸不必
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
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涉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
侵田自是士大夫之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欣欣有更生之

望矣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上聞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暴爲姦決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當簡守令欲督守令當責成撫按與閣部大臣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目公爲迂闊御史房寰督學南畿物議沸騰公欲糾之會寰覺先疏詆公觀政進士諸壽賢等抗言寰故誣公欺罔章俱寢不下公屢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於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矜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於途累數百里不絕計聞上震悼者久之贈太子少保諡忠介賜祭塋瑞自爲諸生時卽抱當世之慮瓊世苦黎患每爲經畫區處事宜始以計偕來伏闕上平黎策意在開道置縣以免征剿守戍之苦識者相與壯之已而教諭南平以倡明師道爲己責首揭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

申棖剛者之辨以廣勵學者而足其氣務守會典憲網獨立行一己意而臺使者監司使者相驚嘆以爲古人也公又嘗謂今日君道不正臣道不明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則莫如以堯舜禹湯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臣道之誤則莫如以臯陶稷契之輔責臣公以戶部主事言事日自分必死過王太史弘誨談治亂興亡之事甚適又相與論文對已乃出二十金遺太史囑之曰我死以此殯我王弘誨曰海公者非唐所稱楊綰流耶方綰之相唐而大臣減音樂勳貴撤騶從方拜命而轉化乃爾此豈有聲音笑貌乎哉乃海公之砥節立行而縉紳又多遺議何也夫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謂公無意於世則不可因其不可一世而遂詆其不得用於世則又不可嗚呼行爲國諫德足世儀忠以達名介而遠利剛標高碣挽我叔季若海公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趙三聘字天民號任齋□□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副使初授山東益都令過家省墓取道大名兵憲某欲交驩公邀飲不以禮公艱然曰將賓我而屬我耶拒弗應某大恚乃捥公枉道擅用傳筆殺篙工事劾公

對薄而篙工實不死薄謫河南布政司照磨甫五月調江都令維揚多大賈往地方孝廉下第率過而謁令求薦館買人所覲挾令之重飽舍錢去公峻謝不與通曰吾不以身爲市僧佐若曹罔利也醫某侍公疾語以微銛公以賂公訶之曰勿多言視疾耳奈何輕以身嘗乃公三尺乎山人張鼎文者以詩文游縉紳間頗干公事獨不敢向公吐一詞隆慶二年中官督馬快船張進朝詐稱採良家子女入宮流聲浙直民間婚不以禮南刑部尙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三和保趙工匠以萬計植按之保懼而請司禮太監馮保爲問植竟置之法

隆慶三年罷南京刑部尙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端已投牒國學矣幼子邦寧緣母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遂喧言邦寧券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貴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干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旣娶于適夫人存日

詰命宜追奪讞上下各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憾植科臣王禎承旨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免植生平峻潔處閨閣未嘗有情容其勘徐氏獄各司俱坐曹中寢食乃以非罪去士論無不駭歎植父孫璽舉進士正德己巳爲興化令有奇政嘗以大水傷稼當道不爲請白卽自爲奏詔減田租之半又賑民之飢者以萬數武廟南巡淮揚璽以同知攝守於淮民賴安堵泰州飢璽發粟賑之凡活三萬餘人揚民至今思之嘉靖丙戌爲屯田僉事時戚畹中貴侵奪民田甚日上以兩御史往勘復改以侍郎俱不能制乃命璽攝僉事往勘之竟歸其侵疆于民而核貴戚中官之產歲輸公帑銀萬餘兩又以兵巡歷雲貴大同雲中所至以廉直稱持身執行並方古人云

耿公定力嘗爲成都守時有貴要人市一鄉先正宅乞役夫公乃揭榜於衢命鼓吹導之其人愧乃更求其勁直如此

許大中丞宗魯嘗爲太僕時禁中貴人不得與事中貴人銜之乃取服輦馬故以馬不中選困公公曰此馬誠不中選當爲奏取入監馬充之

中貴人阻遂不易馬亦不敢復言事矣

魏大司馬掾曾爲少司馬日今上卽位新鄭與江陵同在政府各以才雄一世顧皆倚重公已二相中失歡而江陵欲得公爲助心知與高公至篤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頃以爲搏高公公謂之何蓋是時有疏論高公者矣公正色曰二公皆當時名賢同心爲國卽有失不難盡言搏之一言非所敢聞江陵爲改容謝焉亡何高公策免廷臣失色公獨大言曰上踐阼甫數日首逐一顧命大臣豈正始事且此詔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官衆爲凜然朝罷更要九卿諸公詣江陵所諸公有至有不至而江陵稱病謝罷客高公遂行當是時江陵公以師保朝委裘與馮璜表裏用事公獨斷斷如也天下聞而壯之尋陞南京戶部尙書其時言路大闢有羣擊執政冢宰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疏保留次及南都九卿列疏上公後至且曰不可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國是乎人情乎諸公心服其言顧重違宰執意相視首鼠公奮然曰此自出魏某不可以相累也諸公乃不復言保留事後月餘果有言之者其履方守

正不詭隨如此

王庶子祖嫡爲庶吉士日諸吉士或以細故毀置吏部掾掾走訴之部時楊襄毅以舊德爲太宰意諸吉士心侮之聞之怒甚走白故相江陵公江陵公亦大怒手札下館師欲分別議調黜館師馬文端立諸吉士於廷訊事所由起諸吉士兢自別白不知狀公獨前奮言以吉士而毀置部掾吏安所坐罪今直以三十三人名上聽處分耳不則獨坐某勿以累諸生何乃紛紛自白徒爲詞林垢辱爲馬公意頓解徐拱手謂子言良是無所不及事上江陵公意亦解竟無可誰何癸酉解館授翰林院檢討

王文肅公錫爵萬曆丁丑爲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視事編修趙用賢檢討吳中行疏劾之先生憂叵測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先生徑造喪次切責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刎而已竟入不顧卒而取中旨廷咎此兩人先生持之大痛且首倡贖贈皆人所縮朒不敢前者旣

而江陵子假歸奉旨三月還朝佞者輒疏請卽召使吏邀先生署名先生叱曰此何事而以汚我爲竟投筆起先生旣忤江陵請以省覲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先生曰吾知吾父而已遑恤其他旣歸日與王元美司寇杜門却軌修恬素之業而口不挂人間事矣

劉光濟爲吏部侍郎一日忽慨然曰可以止矣三上章乞骸骨江陵公居正時當國使人語公得無有不足耶非老非疾何以欲去公謝曰疾自知之且人各有志耳竟不得請第還公南京工部尙書公治裝不六日卽行於江陵公朝堂一再見而已江陵公意銜之然以朝議籍籍謂公遷爲左不自得乃稍轉公吏部仍南京百僚肅然六卿中有私燕而守備中貴人爲上客不至遲之再三乃至主人迎謂明公不來諸生無敢卽席公怒曰夫子六卿而貶稱諸生於中貴人前可乎卽拂衣出無何公改兵部參贊機務中貴人相謂曰此品品不易犯者公平心其間久之咸嘆服時江陵公以父喪風天子爲奪情北部院大臣已上疏請

留矣南中援其意擬繼上公當首置名不可曰請公以奪情是耶否耶
天子留相國以恩我曹當持之以禮于是太宰欣然握筆曰我故當首
僉都御史王篆密聞之江陵公太宰入爲大宗伯而公中曾御史白簡
矣曾御史者曾士楚也

李公遷之致其兩廣總制而以終養歸也當事者慰薦無虛刻江陵公
當國與公有分契御人入都者謂得一書先容公具草幾千言曰崇寬
大以存政體曰慎用人以肅官常曰宥直臣以開言路曰修戰守以重
邊防其言絕剴至非人所堪其子請易之公不可旣而曰上春秋方鼎
盛此公猶稚視之且休極矣是安能久

陳公以勤字□□南充人□□進士旣授翰林檢討乃愈自檢厲無文
酒徵逐之好而獨與前塘高公儀華亭陸公樹聲爲道義友居恆策款
段趨朝謁外惟據梧吟誦不輟廳事前治畦栽蔬泊如也時貴溪相當
國于詞垣中獨才公願得公爲青詞屬草公婉言遜避旋以告請貴溪
因此恚公公不顧而益介介自喜竟不肯撰玄儀諸文益高公相後嘗

自稱一生所愧惟陳公以此起家三十年寧遷迴官轍終不屑役足侔門以希速化既晚登用意不可卽奉身引決人或笑公迂則曰士君子立身行己當自迂始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則孔光張禹之徒且抗旌攘臂而前矣

周公子義嘗爲南國子司業會江陵奪情議起九卿爭先具疏留同僚目公云何公咄咄起戟手向堂上此堂顏彝倫者何我輩不能醒人狂醒而忍從旁助其泊浮乎議竟寢

馬文莊公自強嘗爲禮部尙書時江陵貴傾天下然每側目下先生先生視之漠如也會京考閣中風旨六卿將以排去生平不可者而先生獨首開黜其入幕賓章禮時都下有張居正甚不居正馬自強真能自強之謠未一月徧傳之南中然江陵終敬憚先生旣推轂大用沒復擬美謚如先生爲人此亦有秉彝不獨希上旨也而世亦因以薄江陵之過如蕭附芷所陰藉者厚焉先是公之爲國子祭酒也時王公錫爵爲司業署篆有故總督劉公者囑其子早求爲放歷語不遜錫爵怒叱其

使還其書既而悔之爲暫予免班假一月比先生至而告之先生曰法無論貴理無兩可子怒是也悔之則非竟勒滿班限遣之其執持嚴勁多此類自是中官朝貴無敢干一人一事者入閣未數日忽忽如有所不樂王公間私請其故先生曰吾久薄此官不爲一爲之便似以冰投炭中耳目肝肺俱不能自主奈何王公曰當斯時處斯地豈可輕以言色示人先生首肯無何會江陵短喪議起館閣洵洵如聚訟王公自以職年長無所避怨率諸僚露艱與爭既退而先生笑之曰而亦復以言色示人耶王公謝不敏已從容對曰曩不言當斯時處斯地矣今日乃弟子之時與地譬之羹也弟子進火先生揚湯緩急之用理自應有不同先生復笑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管僉憲志道爲刑部主事日戊寅春大婚成爲九事以上中時忌疏傳部中紙爲貴中勸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江陵怒而不敢言九月轉部員外郎十一月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蓋按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以陰搆之也公前疏明舊制欲司道與直指均禮故江陵以此

難之出都猶以導勅論申憲綱請入粵又上風紀未盡十二議雖涉外臺而意實以繩政府直指初亦避公風采三越月爲要人累喊不得已露章劾公然無可污蟻不過枝梧其詞以答風旨耳得旨降調解任馳歸薦紳父老填道瞻送爲之出涕明年補鹽課司提舉庚辰大計置公老疾中當是時宵人比周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於世壬午江陵敗諸言事者立致通顯鮮謀及公者乙酉以臺疏得僉憲舊銜致仕辛卯李敏肅言于冢宰陸公乃補楚臬公以母老不便遠出堅不欲行會有厄公者乃決意乞歸有旨回籍聽用而公宦途之迹如掃矣顏憲副鯨爲御史日錦衣緹帥得辟召諸校諸校受諸俠少金爲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富人子弟習之復相與發其罪以爲功得陞賞列侯奉使所過侯館騷然諸藩苦之中使進奉輒駕龍船所過橫苦公請校尉缺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得自署冊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奉遣屬吏不得用中貴人遂爲定制在武昌視總憲篆楚王舅王朋橫惡爲給事中辛自條論列朋行金數萬賂京師不赴理官楚者以朋爲金穴公

獨置之法論戍邊王及諸大夫皆爲朋請公不爲動王爲酒宴三司天寒各餽衣爲謁先生却不受同官有慙色後朋竟以賄免又稔惡竟爲中丞汪道昆論死去對理一日宣言悔早不從顏大夫戍也官楚者數十年獨大夫不受我賄耳楚人益信公神明在承天部中護衛中官及官校皆挾寵凌轢小民住御史包公思一創之捕置理輒誣奏御史震驚陵寢大不敬上怒逮包公廷杖之戍邊竟死公至是請臺使者追論于期屬陶別駕密擒其黨窮治無所撓

張廷尉夢經嘗爲開封府知府屬新鄭方貴所示風旨藩臬大夫皆風靡公獨持不下有扶溝令爲新鄭黨所愬新鄭持重怒待之公力白其無他卒之無以奪公然公秩滿以治行高第久乃使守邊以靖邊數中虜新鄭意也又久之江陵相貴倨甚公無所詘江陵目攝之或謂公宜遜謝公曰吾不能徒步勤造請若廷尉湯也遂謝病歸

張廷尉自嘗巡撫保定大璫馮保在公部中乞公爲建坊公不許以爲勞百姓力媚士大夫尙不可況內璫耶保目攝之而未發也江陵公每

與公談勝輒前席旣別與公約事可否具以書相聞公益自發舒引當否無所枉有所薦進及論刺皆獨行其意不阿相君旨及久之漸不能平嗾言官論公左遷南京太常卿以去嗟乎言之難也當其抵掌促膝自以爲眞知無所不傾竭一語疑而千百語皆疑矣公旣罷凡來與相言語者皆視眉宇頌功德詰相君歡又五年江陵公卒向之爲正言者久擯田野無復爲持平論而數年中視眉宇頌功德皆操戈爲難首用自解免嗟乎言之難與聽言用人之難也張公雖以戇罷然始終孤立行己意尋未必眞而尺寸無所枉何必穹階乃稱尊貴哉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歷官尙書少卿初司理温州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闌出宮門戲良家女婦干飯者執之輒羣閹而奪之去君謂若好出對薄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司禮以聞上恚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邪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泊泊思必報而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璫徵摘君疏中不可使聞于左右近習語以激怒上謂君歸過責直

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于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
周公孔教嘗爲臨海令鄉紳吳公時來雖仙居人實僑居臨海也一日
公坐堂治事遙見有輿人而入至儀門始下者公心怪之已而詢之乃
吳公以大中丞起官而見者也公謂縣令雖小官有臨治之分奈何倨
見如此不時見卽令隸人昇其輿出縣門之外吳公徒走而出恨甚已
而丙戌公入覲吳公下顧云今歲當行取不能爲邑久借神君宅唯是
一事相托幸留意公曰何事吳公曰縣治之西有故參政陳君宅近火
子孫貧其空址欲鬻于余奈族有二三青衿子無狀甚敢借老父母力
成之公應曰此事屬貴鄉親戚居間爲便若借縣官力恐激切有他某
不敢與聞吳公色變而起未幾行取之疏上矣公俸當及竟以少半月
之俸便爲三年之淹已而已丑公始以縣令治行第一徵故事當得銓
省僅得道以吳公從中多播弄不具論是役也非公鄉人曾見臺力持
公道幾殆公旣居臺中時三殿災捐俸助工之事紛紛起首閣臣次卿
寺勢將及臺省以及各衙門企踵從風矣一日公入署堂事畢諸道長

咸集堂上道長某首開口曰三殿災閭部俱捐俸主上方督責我輩昨者一署盡空及今捐俸已爲后時萬一主上震怒片紙切責吾輩盡逐矣公抗聲應曰諸公言大謬捐俸之役大屬逢君吾輩不能救正已爲失職況可効尤乎且也捐俸者進貢之別名進貢者開礦之流濫漸不可長諸公不可不深思惟是以不捐俸而逐固甘如薺矣遂掉臂而出諸公皆目攝公弗悅也明日堂翁某進公火房而語曰昨者之議甚侃侃某敬服但有一說往者某在金陵河南災傷金臺諸公俱捐俸助賑一日周衛陽諸公出單請如例某曰不可昨見邸報皇帝妃已出金錢助賑矣此其意微吾輩不可不深慮也諸公以某言爲然故中止久之諸公又復強曰金臺諸公捐俸已久南北一體吾輩不捐便覺異同心某心度不捐諸老必以我爲吝不得不隨衆捐之道長昨日之議卽某初議也今某卽不敢謂道長爲吝或持見異耳公曰某何敢異但昨見一指揮捐俸十兩一寡婦捐資八兩卽不敢異於諸大老不得不異於匹夫匹婦耳堂官某不悅厲聲曰事不必大矯假如君家鄰里親戚火

不知亦憐而相助否公應曰鄰里親戚久而相助者謂其不足者財也老先生今日真以爲主上所不足者財乎明知其有餘而捐之詔也真逢君者也堂官色變不答公亦趨出明日吏垣劉公仰岡過公語之故劉公曰所議良是是願如約故兩衙門不捐俸自茲定以后各衙門亦止不捐

薛中丞夢雷嘗爲瓊崖兵備副使時巨璫張誠弟橫行海上有年矣有司莫敢問公擒而杖殺之直指爲之吐舌督府某欲得夜光賂權貴人示意於公不能得則暗與盜魁李茂通茂以制府聲盜珠公知而亟捕之賊逸珠竟不可得也參政浙西琉球貢舶失道官兵屠之僅俘二十七人歸誣以賊兵備某者欲借爲功議殺矣而匿一善變妓童子署中公道出遇俘訝其貌非是問之果琉球貢舶也奔白制臺取妓童以出釋諸俘兵道大憾公構之公不爲動及爲雲南布政稅璫榮倨待諸司日誘人告捕索寶富者中以危法當事端端獨公每事裁抑之解其可解者又禁民以事訴璫置之法一掠奴白璫據大有藏金可藉也公召

詰之知奴嘗手批掠母頰當以敗祖母律榜之市人爲慄然噤時欲搏公掾之僑而富者亦憚不敢發也

李蔭字襲修河南內鄉人任琉頭玄暢內直外夷望之軒軒文朝霞舉而中硬不可犯萬曆丁丑令宛平政尙簡要不苛時馮保柄國有中貴人母殺人訟之宛平令廉之置於法中貴人黨挾擁廳事欲劫令活殺人者令堅執不可中貴人竟愬之內庭以事屬司禮及江陵竟欲白殺人者罪而且不測于令也江陵曰李令木僵不易撓急之壞若母事也姑且召之適以宰相使召令令曰令受天子命可私召乎令犯法自有律如出交際則令素不敢通于政府也使者報命江陵笑曰吾逆知其不來耳遂以事屬當路某某亟召令至厲聲憾之曰爾不愛官獨不愛性命乎神色自若某始告以中貴人激怒內庭事且曰此司禮及相公指也令執益堅明日擬上疏白其事某大窘逼因甘言和色乞之曰此老夫首領相屬奈何令曰令不敢冤死者自爲地無已有司法者在某悅服乃白法司明日弔審該犯而殺人者出矣時令風節凜然中貴人

固中銜之思陰中之無所指會上謁穆陵道經宛平部內中貴人大喜曰此何復僊令乎宛平有友先覺之得言于大金吾劉公守友劉嚴重宛平時護持之令竟無恙又三年陞計部主事告終養不起

廉守周宗武臨川人始爲惠州府同知清介絕俗督府殷石汀知之揚于朝堂曰廣中好官如周同知者眞古之廉吏也于是得陞知廉州而性頗卞急合浦丞王士魁者太和人一日觀吾同之謁府周君語王曰前牒下勾某犯眞盜也久稽不解者何王拱手對曰丞固知某者係良民上誤訪爲盜因寬之至此周艷然曰丞奈何與府抗王曰誣良爲盜烏在其爲民父母也死不敢逃罪旣罷周語觀吾曰吉郡故多貞士適王丞所對大有執持卽抗節忠義事亦能之鄉丈爲我謝過焉王後陞名山知縣以耿持不阿得過州守左遷靜海諭轉寧波授罷歸貧約如故乃館于篤菴王君家爲句讀師以自給而鄉評愈益高之

陶參知大年嘗守吉安時有鉅盜劉某主奧援暴里中先守莫敢執何公至則嚴督賊曹掾竟捕得之復窮治主者名主者爲某甲子巨室也

或謂公是夫百足之蟲扶者衆矣公不聽竟置重典有貴要子倚勢睚眦殺人者斷其股棄之死家上變告貴人求寬假者紛於猾毛公一鞠卽首服竟論法郡中慄然

趙少宰用賢爲人剛直好義凡事關君國持議必依於正意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頗頗疾視而不受率以爲常壬辰之春有友人迂公於東郊謂公此來願少避之機避公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否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在親戚友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從與否故世之多公者以此而警公者亦以此

劉公應節爲大司寇日中貴人馮保方用事保故深州人隸制府公爲督撫十餘年不與交一刺一日保從子邦寧遇諸途不避公恚曰汝中官猶子帶奉錦衣耳奈何與大臣爭道叱下之保以是深憾公而是時江陵公執政六曹事無巨細必請裁決乃行或誘公往公曰吾所司民命不可徇人意出入人罪竟不往居久之言官論公章奏有誤失對上

體且大臣不宜出郭講學公並懇疏自劾得俞旨致仕時九月二十五日也是日王夫人訃至而保憾猶不已后四日上視朝陞辭出保猶以失朝儀激怒上前下鴻臚問狀鴻臚謝言序班誤引失儀乃竟奪二序班官后五日公單騎歸里中邸報方至乃北向叩頭流涕曰老臣自爲漕郎時出入虜騎中戮力塞下十餘年數對大虜最后忤權意不自意完乃始得安枕里中非主上仁聖不及此老臣伏草莽死不恨矣

楊司徒俊民嘗督學河南時新鄭當國而鄢陵劉生者新鄭生也傲不受課俊杖之除其名又其兄中丞公揭有司請祀於鄉公惡其手辦一字弗許用是失新鄭權久弗調

晉中丞應槐嘗長楚臬景王府第以府僚羣飲燬于火而罪樵採者七人公曰罪在官而以小民償之吾不忍也竟抵官罪盡釋七人者何尙書之請不聽也歲壬午大比士公已陞湖廣布政司右布政江陵相介學使者請其子公笑曰不見翟相國雙鳳鳴乎休矣

周中丞季鳳爲湖廣布政司日中官劉銳以迎佛過其境僚佐托公出

以避君直前以身當之且以民窮歲儉令有司勿供送銳一無所得明日遣人來致殷勤托其分售私貨以歸利君不許銳氣沮卽解舟去凡上游諸道胥賴焉

馬中丞卿在工科日遼東寧杲自御史傳陞僉都御史已除名潛居京師厚賂永闕求復官擒賊永諷諫官薦之卿同官有及之者卿奮決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竊如卿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壞之耶已而傳旨復杲獲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并討羣盜杲必欲中卿以危法至大名摘疵索敵威脅語侵卿不爲動亦無從得間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卿謂必得印信公移始敢發卒如請

陳中丞儒嘗以副使掌浙江按察司邵陽令張某以炮烙刑誣服盜罪枉死者五六輩矣前按察使劉君劾之而張令者與權力幸臣有故嗾御史劾劉君落職公鞠其用刑迹執令下獄令乞幸臣祈免公笑曰吾得正國法雪民冤足矣寧殺人以媚人耶獄成知縣罷黜誣者得釋詔復劉君官而御史以失法降外任今之爲兩司者惟御史之命是從其

掌部寺者惟以御史之言進退兩司公不拘御史成案而當道以按察司言黜御史時論兩高之

文中丞森爲人精悍英發激昂負義氣而執法弗撓意見所在必達其志初奉使至鳳陽邂逅二貴臣行禮稍不如制一中官尤諱謾公執故事不少降必使引伏乃已蓋其初筮爲小官已能抗捍權要如此及按河南中官劉卿貴橫尤甚懷讓侵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臣脅息順旨莫敢出氣分檄有司謂事有統攝法不可奸苟事涉我而移文非我出輒承行必効弗貸趣令示劉劉爲之斂戢其爲縣時與上官論事亦皆直前不顧或不聽必疏論之

李大行紹賢初授行人月餘齋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開讀徐因水次倉守以羣閹勢焰熏炙率視吏州衛職官茲偃然席班首君立詔去其席搗不得與職官同禮俾帖然去

黃元恭字賢禮鄞縣人以進士初爲繕部主事司所當乃內官監其最貴幸者曰高忠多從其儕伏匿工匠虛數萬計第以一紙來需直若旣

廉公謂必得其名代與人而後給之忠不可公遂上疏具言狀且發其
他奸私詔聽工部覆尋會諸中貴人以皇貴妃葬從之陵寢故事人爲
席廬裏楣柱以帛公曰此一日事耳而耗縣官帑至此殺之俾數人共
一廬斬茅覆栢而已中貴人恚甚羣約俟公入臨甘心焉尙書知而他
使公以免然由是心敬公而虞公及一日而司禮大璫以諸曹之疏下
公當入領故事領疏郎既受疏北面揖大璫以南面揖公謂疏在若手
猶可既受我而南面報揖何也且左順門上所恆御豈而南面地竟出
弗顧大璫恚至鼓黨以惡語侵尙書曲爲交關始得解

項喬字遷之永嘉人進士以兵部主事謫同州到任公宴門子進賞戲
錢詰知爲里役出也卽歸抗言曰公宴唱戲已不宜况復索民膏以賞
乎遂罷宴

張公繼孟家居楊方伯守魯旣第筮仕揚州府推官瀕行詣繼孟家請
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爲民也得
夫當筮仕初卽爲此厲語不少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愠爲不吉語

古道如此年八十卒之日至無以爲殮其子以計聞諸同年在京宦者得贈若干金始克襄事云

閻大參仲寶爲考功郎日時幸好任耳目廉視幽隱時摘發之以是羣情懷懷公嘗與僚友議及曰爲宰相當如泰山喬獄察察非大體廉者以告一日謂公曰外議我察察有諸曰有之得之何人曰公爲大臣第視其當否以自修飾不爲無補不必求其人時宰素重公終以是忤未幾有河南之遷

龐布政津參政福建宋儒黃勉齋故宅爲中貴香火院公毀之改彌陀堂爲彌高以祀勉齋爲河南右布政駕帖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司禮太監李榮索古銅鏡器物公曰物非土產官取之民民無以應則累及冢墓卒不與

楊憲副逢春初令崑山邑有故相當國子弟僮僕暴里中君置之法移書都下懇惻侃切言以德爲愛之意故相報謝暴者終君之任益戢嘗欲奉其父祀於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不悅然未嘗敢

短君也爲御史值東宮備宮寮時相引置私人物論大譁君首彈之相權寵方盛莫敢齒及上覽疏爲易置所引用者時相氣大沮欲中君以事而有所畏遂以僉事出君臺中在嶺南韶州守倚故相爲奸利總制撫臣憚相權益優異之君白發其奸撫臣搖手君曰坐視民患不除不能一日安於位除患而以禍去心所安也撫臣內惡其言而奪於君之去韶守竟不免

郭桂字時芳咸寧縣人□□進士歷官參政嘗爲安丘令安丘民王愷者富而橫令至啖之以利至乃鉗制不得動乃長揖不拜令心內忿然無可奈何至是愷使人逆公以利啖之公拒不可怒斥之去至縣而愷自來謁乃發其事鞭笞之愷懼與其兄弟謀害公陰中以禍公以罪擒殺愷愷兄弟徙爲邊氓

孫僉事璽在山西嘗衣豸衣見巡按巡按怒以爲慢己因考察中之遂以罷

范參政瑛以御史爲荊州知府在朝之士咸謂荊州上有藩封之親下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有軍校之橫中有諸衛之錯布相抗守多弗善其去且其地所謂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者一遇歉歲易以生變公以爲然甫至郡藩封日遣人詣府促修造凡用工料價銀十餘萬夫匠數十萬公呼吏取文案視之奉奏行者十無一二乃嘆曰此前官畏勢承順耳吾不能也卽移文上下諸非奏行者悉停罷之

曾太守仲魁守池州郡介江而近畿內賓客廚傳與夫苞篋以交際畿貴當勉與江南諸大郡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與郡當悉意圖民有以根塞義不欲奪修文養交爲自容稍革郡之舊事別置條法使不可遵守而畿內諸新貴人頗相指爲迂闊而自尊大也會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筆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爲民太守不知爲御史胥也御史恚曰太守慢我上疏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者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懼拂其意遂罷公以徇之蓋公在郡十餘月耳考功臧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馭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其私吏部以徇人之私使其施於不肖猶害於政况其論罷者乃賢也

嗚呼可畏哉

余璜字宗鎮京都人□□□□進士歷官知府性簡伉不能規規下人每候行郡御史裁再拜而已以故譏毀者多言其恃才他日御史劉某當按其郡意欲屈之甫至境上得知府投牒人使或未發封輒持小過咎辱之因以疎璜璜聞之偶僮大笑曰是將嚙我不置璜獨非夫哉會劉御史適留其僚王某同泛舟大陸澤飲宴爲樂迺移文論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旱蝗二公亦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張之具不無損于民者幸量移一邑時二人坐廳事聞有府使至發書相顧大駭王本河東巡鹽御史也卽驅傳去劉愈大恨之然不能害也自是上司益復設疑卒與後使者柯忠構訐移知黃州府

程廷策字汝揚休寧人□□□□進士歷官辰州知府爲諸生日見中貴人禮白岳諸生長揖心嚙之比入縣謁先師據坐命講汝揚抗言皇上英主惡有掌國子魚朝思且若奉視工非視學也卒避席罷講郡中以此知名

劉公重成號溪東楚監利人爲韶州守法寬平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屬邑戒嚴時兵備僉事王以有警自清遠巡歷隨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旣稔也利夜于空僻處踰牆入縣殺守卒劫帑金斬邑南門以去守城兵卽時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民兵僉事者冀自免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而泣曰下覲脫罪上冀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而可爲乎遂治文書力爲昭雪次日解印綬棄官而去欲以感悟當道適直指按韶亟留之乃反于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死僉事落職歸劉官至大參享年九十有一

張太守賢守太原日虜犯太原居民震恐有陳憲使者同諸寮夜飲宗室第公單騎往叩門呼曰虜患孔棘非燕飲時也矧時例有禁爲法吏顧昧之耶坐是不合於當道乃謝病歸時年五十

鄭太守舜臣嘗爲鄧州同知太和山太監每歲解銀進鮮往返十二次必經於鄧其從者倚勢橫行需索無厭少不如意輒鞭掠夫役民畏之甚於豺狼乙丑春公署州篆亭午退食忽聞者報曰太和山人來矣公

出視之見二緋衣人擅坐州堂持欽賞二裹及勅諭一道置之坐上公怒而叱之曰汝輩亡賴敢干余三尺法遂命左右擒十餘輩逮於獄連夜具文申兩院欲正其罪以爲將來之儆各亡賴知公不可犯且慮不測哀懇同官丐賞至再三姑釋之以後不敢復橫矣

劉公源清初爲江西德興令逋賦數萬積歲久不辨而逋事繫者百餘人公至問逋賦主名吏指繫者以告公怒曰所問如孫尙書家豈宜獨檢括小民取償耶遂令理孫氏逋賦威震巨室徵發無敢後期積逋咸入以逋賦繫者遂皆得直

沈大尹璧令建安日有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卽至所治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卽自媿屈曰令言是也無何御史來守蘇州語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嘆曰咄咄沈君負我矣

卷之十一

張時宜字仲衡號東山劍州人以貢爲建昌府教授爲人方正不阿鄉飲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之公曰此坐於教職何榮著在令甲不可移也竟不能奪

黃勳字守勳揭陽人以舉人授新塗教諭遷柳郡教授公恥士習卑詔欲以氣節厲俗見郡守長揖而已守督過不爲動居歲餘乞歸守悔謝公公語諸士曰士苟賤博利祿由學不明耳竟歸居揭陽之龍山終身焉

戴暉字士儀浮梁人以鄉舉官止教授嘗兩泣嘉興時嘉興有富民十餘輩皆資遣養子入學寮采利之先生曰蕙蘭之畹其可容艾蒿耶亟麾去民乃要所識按察官強之符督甚峻先生執不可坐是竟去官歸張建節字子行蘇州衛指揮嘗署衛印嘉興所者故衛屬也其舍人兒張生富而入貲爲衛指揮欲列坐抗禮公怒曰卽不肖從諸將軍其先皆自汗馬得之何至媚買人哉顧左右移張坐勿設張大愧夜行金三百爲壽公指其門曰此非入貲所也則以緹帥陸太保炳書來解君弗

啓封曰吾賤不識陸公也衛故與郡均禮他指揮卽不敢以均禮請而君獨行之自如郡守丞初亦不自得徐察君衛事治而所按復議斷斷見風采乃心下公

崔建字宗商高陵人以歲貢嘗爲崇慶州判奉身儉約祿秩外毫髮不取有民餽雙魚僧餽一茶者亦却不受遇公議必先返不夜飲每日燭淚流處人淚流也有韓參政者按縣當月食韓寐熟失救諸生不敢請先生以石擊其門韓驚起賞廩五斗復曰後必爲忠臣

尹端字正之劍川人賦性剛方動必循禮由掾吏授清浪衛知事累發姦伏不遺毫髮疏指揮蔣維賢以下不法者十餘人或誣以贓當道得其情以揚震目之嘗自命曰端平生不愛錢不愛官不愛命任人誹謗軍士每舉首加額曰尹青天大吏相謂曰吾輩不及考滿卒于京貧甚鄉里助之殮始歸葬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斥頗多竟爲衆所傾謫開平數年以宥還人皆

以其或懲于是矣一日偶及御史之不律者其事尤詳或從旁竊議之
翼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水已吞之矣